近代俄國小說集(一)

東方文庫第七十七種

東方雜誌社編印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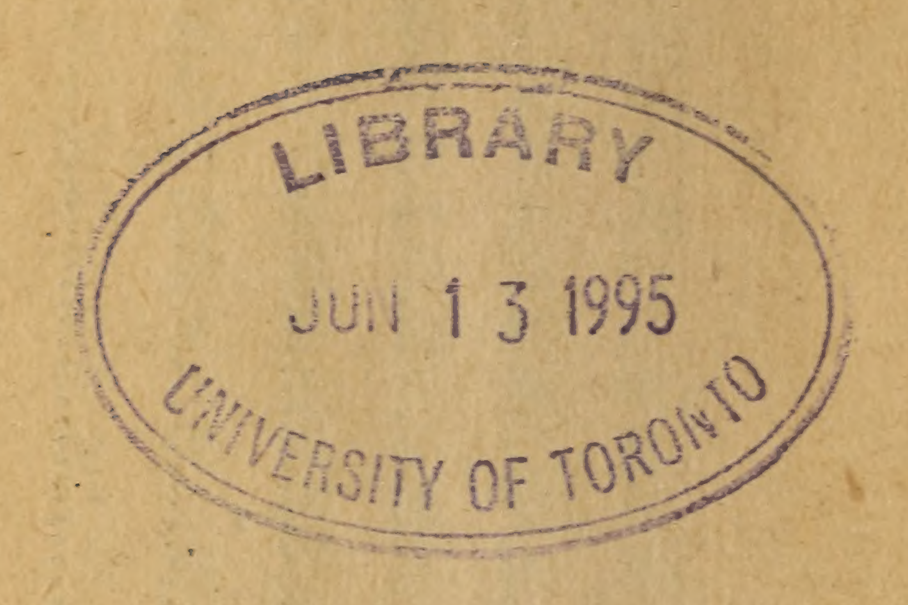


東方文庫目錄

〔1〕辛亥革命史
〔2〕帝制運動始末記
〔3〕壬戌政變記
〔4〕歐戰發生史
〔5〕大戰雜話
〔6〕戰後新興國研究(二冊)
〔7〕華盛頓會議
〔8〕俄國大革命記略
〔9〕勞農俄國之考察
〔10〕蒙古調查記
〔11〕西藏調查記
〔12〕世界之秘密結社
〔13〕世界風俗談
〔14〕日本民族性研究
〔15〕中國改造問題
〔16〕代議政治
〔17〕歐洲新憲法述評
〔18〕領事裁判權
〔19〕新村市
〔20〕貨幣制度
〔21〕社會政策
〔22〕合作制度
〔23〕農荒豫防策
〔24〕近代社會主義
〔25〕馬克思主義與唯物史觀
〔26〕社會主義神髓
〔27〕婦女運動(二冊)
〔28〕婦女職業與母性論
〔29〕家庭與婚姻
〔30〕新聞事業
〔31〕東西文化批評(二冊)
〔32〕中國社會文化
〔33〕哲學問題
〔34〕現代哲學一斑
〔35〕西洋倫理主義述評
〔36〕心理學論叢
〔37〕名學稽古
〔38〕近代哲學家
〔39〕柏格遜與歐根

〔40〕克魯泡特金
〔41〕甘地主義
〔42〕戰爭哲學
〔43〕處世哲學
〔44〕羅素論文集（二冊）
〔45〕究元决疑論
〔46〕科學基礎
〔47〕宇宙與物質
〔48〕相對性原理
〔49〕新曆法
〔50〕進化論與善種學
〔51〕迷信與科學
〔52〕笑與夢
〔53〕催眠術與心靈現象
〔54〕食物與衛生
〔55〕石炭
〔56〕鐳錠
〔57〕飛行學要義
〔58〕科學雜俎（四冊）
〔59〕近代文學概觀（二冊）
〔60〕文學批評與批評家
〔61〕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
〔62〕近代文學與社會改造
〔63〕近代戲劇家論
〔64〕近代俄國文學家論
〔65〕但底與哥德
〔66〕莫泊三傳
〔67〕美與人生
〔68〕藝術談概
〔69〕近代西洋繪畫（二冊）
〔70〕國際語運動
〔71〕考古學零簡
〔72〕開封一賜樂業教考
〔73〕元也里可温考
〔74〕東方創作集（二冊）
〔75〕近代英美小說集
〔76〕近代法國小說集（二冊）
〔77〕近代俄國小說集（五冊）
〔78〕歐洲大陸小說集（二冊）
〔79〕近代日本小說集
〔80〕太戈爾短篇小說集
〔81〕枯葉雜記
〔82〕現代獨幕劇（三冊）

近代俄國小說集(一)



東方雜誌二十
週年紀念刊物

目次

一個莊主的女兒

布雪金著
仲持譯

伊凡彼洛微支勃司妥夫的莊地，是在俄國極遠的一個州縣內。他少時曾在禁衛軍中當過差使，一七九七年解職之後，他便歸到他的本宅，從那時起，沒有換過地方。他曾娶過一個窮苦的貴族女子，她有一日臨蓐死了，那時他正往遠地察看田畝，沒有在家裏。他不久從家務上尋得慰安。他照着自己的規畫，造了一所房子，又設立了一家布廠，他的進款，使用得法。他自思是一鄉中最適當的人了，他的那些鄰人們也都和他睦曜，時常帶着他們的家屬和狗，來探望他。平時他穿的是一件天鵝絨短衫，但在禮拜日與假日，他便穿起一件布外套，布是自己廠裏製的。他親自管着一切的零用帳，除了參議院公報從不讀什麼書。

就大體說，人家是喜歡他的，不過道他驕傲一些。和他不很和好的只有一個人，便是他最近的鄰人格來哥伊凡諾微支莫朗司基。那鄰人是個純粹的俄國舊式貴族。他在莫斯科浪費了一大部分的財產，同時又喪了妻子，便回到他最後剩下的莊地裏，繼續他的浪費的生活，只是換了一種新花樣了。他建了一個英國式的花園，這上頭幾乎耗費了他所剩下的全部財產。他的厮童們都穿着英國式的短服，他的女兒有一個英國女教師，他的田畝也是仿英國式墾植的。

『可是仿效外國式之後，俄國的稻沒有長出穀來，』伊凡諾微支雖將費用大大的減省，他的進款却老是沒有增加。他只得用——雖在鄉間——借債的方法，然而人家也不當他是個愚人，因爲在他縣裏的地主，知道將地產歸保管議會保管——這種辦法，那時候是算作極複雜極冒險的——的，要推他爲第一個了。那些非難他的一般人中間，要算勃司妥夫最爲嚴厲。憎惡一切的革新，是勃司妥夫品質中一種顯著的特性，所以他說起他比鄰的『英國狂，』從沒有安安靜靜的

時候，他總要說出幾句譏刺的話。有時人家讚揚他經濟的布置，他便誇示他的財產，帶着一副狡詐的微笑答道：

『唉，是的，我的布置方法是和格萊哥伊凡諾微支不同的。我們將俄國式保守起來，已夠好了，何苦拿英國式來毀壞自己呢？』

這些話和別種譏刺的語言，——多謝殷勤的鄰人們的熱誠，——不免傳到好炫飾的格萊哥伊凡諾微支耳裏。但是中了『英國狂』的人，和我們一班新聞記者一般，不能容受人家的批評。因此他惱了，便罵罵他的人是一隻熊，是一個不懂事的鄉下人。

兩個地主間的關係便是這樣。那時候勃司妥夫的兒子歸家來了。他曾在某大學受過教育，很想投入軍籍，但他的父親不答應。文官呢，他是幹不來的，至於別的事情，他又沒有一樁能做；因此那小亞歷山就住在家裏，做一個貴族，並且留起髫鬚。（從前俄國風俗，只有軍人可留髫鬚。）

亞歷山誠然是個優秀的少年。如果他瘦弱的身軀不配着軍服，如果他不能跨着駿馬馳驅，祇好在書記室的案卷上度他的青春，那就眞個是可憐了。鄉人們見他時常在山野間遊獵，時常從山徑中出來，便一致的推想他再也不會做一個有用的官了。年少的女子們在後面注視他，有時向他偷覷着眼，亞歷山却不甚理會，於是她們便猜他另有一種秘密的戀愛事情。果然，她們把他一封信的一張『寄信處』遞來遞去的看：『寄莫斯科亞歷山斯基寺院對過薩徵來夫銅店亞考林娜俾洛那收，煩她轉交A．N．B．』

讀者中從未住過鄉間的，是意想不到這些鄉間女子怎樣動人的！她們生長在純潔的空氣裏，在她們花園內蘋果樹的覆陰下面；她們所有世界人生的智識，大都從書中得來。孤寂，自由與誦讀使她們的情感發展的很早，這是城市女子所沒有的。驛馬的鈴聲，對於年少的鄉間女子，是一樁大事，到最近的鎭集去走一遭，是她們一生中的新紀元；一個客人的探訪，也要留下一種多時的——有時竟是永

遠的——回憶。自然人都可以譏笑她們的幾種特別模樣。但是一個淺見者的戲謔，總不能掩滅她們主要的優點，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個性』，從前瓊英保耳說過，沒有『個性』便不能有人類的偉大。在都會中，女人們也許能夠受較良的教育，但和世事接觸之後，特性立即低沈了，她們的心靈便弄得和她們的帽一樣的呆板了。這並不是贊揚也不是非難，只是——像古人所說——『Nota-nostra manet』(『不過度』)罷了。

在年少的女子們中間，亞歷山會引起她們什麼感想，這是容易意想得到的。他是第一個在她們面前現出憂鬱神情的人，第一個對她們說起他的慘澹的青春；而且他戴一個紀念戒指，上面鐫着一個死者的頭。這都是在僻遠的州縣裏，十分稀罕的事情。年少的女子們只是發狂也似的想他。

但是她們中間沒有人比我們英國風的麗柴——或稱倍綏格萊哥伊凡諾微支便是這樣叫她，——更關心他的了。因為兩方的父親是不相往來的，所以直到

亞歷山成了鄰近一班少年女子中間唯一的談話資料以後，她還是沒有見過他。她已十七歲了。深黑的眼睛，映着她淺黑而極愉快的顏色。她是一個獨養女，因此十分放縱。她的好動和不住的嬉遊，使她父親很是歡喜，可是弄得傑克生姑娘——她的女教師——心裏十分絕望，她是易動感情的四十歲老姑娘，她給麗柴抹粉於面上，塗黑她的眼圈，一年中讀完巴末拉（Samuel Richardson做的小說，一七四〇年初次出版）兩遍，爲着這幾件事她得到二千盧布；她在這荒僻的俄羅斯境內，眼見得要長此終老了，不由的起了十分的悲感。

服事麗柴的便是奈司諦，她雖似年長一點，却活潑得和她的女主人十分相像。麗柴很喜歡她，對她露示心中一切的祕密，和她一同嬉遊着；總之奈司諦是普魯青那村裏重要的人，比一齣德國悲劇中的『心腹人』還重要得多。

一日早晨，奈司諦給她女主人梳粧時，她說道：『你肯應許我今天出去一趟麽？』

『你去罷，但你往那裏去？』

『往都其羅華去，往勃司妥夫家去。那家廚子的妻，今天做生日，她昨天來請我們去吃飯。』

『那眞奇了，』麗柴說，『主人們彼此尋仇，傭僕們却互相宴祝。』

『主人們幹的事和我們何關呢？』奈司諦答說，『而且，我屬於你，不是屬你爸爸。你從未和小勃司妥夫衝突過；要是老輩中高興爭鬧，任他們爭鬧去罷。』

『奈司諦，那麼你且去看看亞歷山勃司妥夫，回來告訴我，他是何等模樣？是什麼一種人？』

奈司諦應許了，麗柴整日不耐煩的等候她回來。晚間，奈司諦便回來了。

『喂，麗柴徵泰格萊哥里那，』她說，剛跨進了屋子，『我看見小勃司妥夫，我向他看了一個飽，因爲我們整日在一塊兒。』

『怎麼樣呢？你將事情告訴我，將所有的事情告訴我。』

『很好。我們幾個一同去，我，阿尼西愛哥羅奈南尼拉，唐卡……』

『是，是，我知道。後來呢？』

『你要我講，我便把一切詳細的告訴你。我們剛在午膳時候，就走到了屋裏擠滿了人。柯平司基在那裏，還有柴哈司基，克羅司基管家的妻，和她的女兒……』

『阿，還有勃司妥夫呢？』

『等一會兒。我們就桌坐下；管家的妻坐在首位。我坐在她的旁邊，……女兒們很不高興，我却不理會她們……』

『上天呵，奈司諦，你滔滔不盡的講過去，多厭煩呵！』

『你眞不耐煩！阿！我們從桌旁站起身，……我們已坐了三個鐘頭，飯菜眞講究：麥糰，牛乳糕，綠，紅一條條的，……阿，我們離了席，走到花園裏，做「捉老鷹」的遊戲，那時候，少主人出來了。』

『阿，他當眞是這樣的漂亮嗎？』

『極其漂亮；長，好身材，紅面頰，……』

『當眞?我也料到他是美好的。阿,你看他怎樣呢?悲鬱深思的嗎?』

『一點也沒有那種情形,我生平從未見過這樣快樂的人。他要和我們一塊兒玩。』

『和你們一塊兒玩麽?不會罷!』

『那裏不會。你想他另外還要幹什麽?和我們一一接過吻來!』

『也得你們的許可,奈司諦,你胡說罷。』

『我並不胡說。我想離開他,眞窘極了。他全日總是跟着我們。』

『但她們也說他已有了情人,看不上人嗎?』

『我不知道什麽,只知道他深深的對我看,又這樣的看坦尼——管家的女兒——又看巴雪均平司基。但這不能說他惹怒誰,——他是何等合人意呵!』

『那眞怪極!屋內的人怎樣的說他?』

『他們說,他是極好的主人,——眞和善!眞快活!他們只尋出他一種壞處:就是

他太喜歡追隨少年女郎。但據我看來，這却不是一種極大的壞處：他年紀會漸漸長大的。』

『我怎樣的要見他一面呵！』麗柴說，歎了一口氣。

『有什麽阻擋你呢？都其羅華離這裏又不遠——不過三俄里光景。你走去，望那方向散一回步，或者騎着馬去，你一定會遇見他。他背着槍，天天淸早出來的。』

『不，不，那可不對。他許要想到我勾引他。而且我們的父親不和睦，我不能做他的相識，……唉，奈司諦，你知道我要怎樣的幹嗎？我要扮做一個農家女兒！』

『當眞！穿上一件農服，便放膽的往都其羅華去；我敢說勃司妥夫斷不會隨便走過，不留意到你的。』

『我也知道，如何模仿這裏一般農人的言語。唉，奈司諦，我親愛的奈司諦！好一個妙計呵！』

於是麗柴決定實行她的計畫，便上牀睡了。

次日早晨，她就預備實行她的計畫。她差人到街上去，買了好些粗麻布，好些青棉布與幾粒銅鈕扣，她使和奈司諦兩人裁了一件農服，她教一班女僕縫起來，到晚上各事便舒齊了。麗柴試穿新衣，站在鏡前，自想從未有過這樣動人的模樣。隨後他試演種種動作。她行走時低低的彎着身。又效着磁器貓的模樣，向後擡幾次頭，她講農人的俗語，掩袖微笑，做出各事使奈司諦十分滿意。只有一件事情卻阻礙着她：她試着赤足行走，橫過道地，泥土刺痛了她柔嫩的足，她覺得毛石與石子忍耐不得。奈司諦立即過來幫她，量了麗柴的足，奔至田頭找尋牧人脫羅芬向他定做一雙同樣尺寸的草鞋。

次日早晨，天還未明，麗柴已經醒了。家裏的人都還睡着。奈司諦走到大門，等候牧人。吹角的聲音聽見了，村民成列的經過莊屋前面。脫羅芬走到奈司諦的跟前，交給她一雙小小的顏色草鞋，便接了半盧布的錢票。麗柴把農服悄悄的穿上，低聲對奈司諦說幾句關於傑克生姑娘的話，便走下後梯，穿過花園，到了外面的田

野。

東方的天空，全然發亮了，雲的金色線紋，似乎正在等候太陽，像廷臣們等候皇帝一般。光輝的天空，早晨的清鮮，露滴，微風，與鳥的歌唱，使麗柴的胸腔充滿了快樂。她恐怕撞見熟人，這一種恐怖心，彷彿給了她羽翼，因此她不是走，竟可說是飛了。但她走近樹林——這樹林就是她父親的莊地的邊界——時，就弛緩了脚步。她決定在這裏等候亞歷山。她的心強烈的跳着，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但是年少的『潛逃者』心中所生的恐怖，不就是她們最大的快樂麼！麗柴直進了樹林的深處。樹林搖曳的深長聲音，彷彿歡迎那個少女。她的愉快消失了。漸漸的她起了甘美的幻想。她想着——但誰能確當的說出一個十七歲的少女，當一個春天的早上六點鐘，獨自在樹林裏，想的是什麼呢？隨後她深思似的行走，循着小徑，兩旁高樹覆着。忽然間一隻雄壯的獵狗來了，向着她吠跳。麗柴驚慌了，叫喊起來，同時却有別一種聲音出來道："Tout beau Sbogar, ici" (這裏都好，司波格)

……一個少年獵人從一叢灌木後面，衝了出來。

『不要慌，我的愛，』他對麗柴說：『我的狗是不會咬人的。』

麗柴早已定了驚慌，便立時利用她的機會。

『但是先生，』她說時，做出一種半驚半羞的表情，『我好吃驚；他好可怕，——他許要再撲到我身上來。』

亞歷山——讀者想早已知道他是亞歷山了——定睛注視那年少的農家女兒。

『要是你害怕，我可以伴你，』他對她說：『你肯應許我和你一同走嗎？』

『誰阻擋你呢？』麗柴答說，『意志是自由的，道路是給人人公開的。』

『你從那裏來的？』

『從普魯靑那；我是鐵匠凡西里的女兒，我要拾菌去。(麗柴臂上挈着一隻籃)你呢，先生？從都其羅華，無疑的。』

『正是，』亞歷山答說，『我是少主人的廝童。』

亞歷山要使自己和她平等，但麗柴向着他看，開始笑了。

『胡說，』她說，『我不是你所想像那種愚人。我很明白，你是少主人自己。』

『你何以這樣的想呢？』

『我這樣的想是有許多原由的。』

『但是——』

『難道主僕是分不出來的嗎！你打扮得不像一個僕人，你講話也不像，而且你喚狗的口吻也和我們兩樣。』

麗柴使得亞歷山益加喜歡了。他因爲不慣在農家女兒的面前守禮節，便要去擁抱她；但麗柴從他跟前抽回身子，忽然做出一副冷落莊重的神情，使得亞歷山雖很高興，却不敢重新嘗試。

『你倘願意我們仍舊做好朋友，』她莊重的說：『你最好不要忘了你自己。』

『誰教你這種巧妙？』亞歷山問着，便發一陣大笑：『這可會是我的朋友奈登加，（奈司謫的縮稱）你家女少主人的侍婢麼？且看智慧從什麼道路發散呵！』麗柴覺到她已出了她的範圍，立時把住了自己。

她說道：『你想我從未到過莊屋嗎？你不要着慌，我曾經見過聽過許多物事哩……但是，』她繼續說：『若是我告知你，我要拾不成菌了。你各自走罷，先生，我要走我自己的路。請你寬恕我。』

她剛要走開，亞歷山却捉住了她的手。

『你的名兒叫什麼，我的愛？』

『亞古林那，』麗柴答說，竭力的想從他手裏掙脫她的手指：『但是放我走罷，先生；這是我歸家的時候了。』

『阿，我的朋友亞古林那，我定要來訪你父親——鐵匠凡西里——一回。』

『你說什麼？』麗柴忙答說：『天呵！不要想到幹這樣的事情！要是家中得知，我

獨自在林中同一個紳士講話，我就要遭殃了，——我的父親，鐵匠凡西里就要打死我。』

『但是我總得再和你一面。』

『阿，那麼，我下次再來拾菌罷！』

『什麼時候？』

『阿，明天，要是你想望着。』

『我親愛的亞古林那，我要吻你，可是不敢，……明天，那麼，同樣時，候可不是麼？』

『是的，是的！』

『你不會欺我罷？』

『我不會欺你的。』

『發個誓好麼？』

『阿，那麼我就發誓：我要來的。』

兩個年少的人分別了。麗柴出了樹林，橫過田野，偸偸的走進花園，奔到奈司諦等候她的地方。她在這裏，換了衣服，不在心的回答她心腹人的詢問，隨即回到客堂。食巾放好了，早飯齊備了，傑克生姑娘早已敷了粉，束起腰，看去像是一個麥酒瓶，她正在切麵包和牛油的薄片。

她的父親稱讚她，爲着她淸早散步。

『什麼事情都沒有像早起的衞生哩！』他說。

於是他舉出幾個長壽的例，都是從英國報紙上引來的，他證明凡活過一百歲的人，都是不喝酒而冬夏破曉起身的。

麗柴並不聽他。她只是疑想晨間約會的一切情形，和亞古林那同少年獵人的一切談話。那時候，她的良心開始苛責她。她竭力的勸慰自己：他們的談話沒有越出適當的境界，快樂的事不會引起重大的結局，可是無效——她的良心比她的理性還講的響。她的第二次的約會，引起她的困惑，比什麼還利害。她幾乎想決定

不遵守她那莊重的誓了。但是亞歷山等不着她，不會走到村上，尋得鐵匠凡西里的女兒，眞正的亞古林那——一個肥胖麻面的鄉裏女子——就此便發覺她愚弄他的把戲麽？這個念頭，嚇壞了麗柴，她便決定次晨扮着和先前同樣的喬裝，再到小林中走一回。

那方面，亞歷山是極端的快樂。他整日想念他的新相識；夜間夢中，黑顏美人的形影，在他面前顯出。早晨，天未開亮，他早已穿好衣裳，他沒工夫裝好他的槍，便帶着他忠心的司波格，望田野走去，奔到約會的地方。不耐煩的等候了半個鐘頭，他最後在灌木中間，瞥見一片藍色的農服，便上前奔去，迎會他可愛的亞古林那。她看着他道謝時風狂的神情，不覺笑了一笑。但亞歷山在她面上，立即看出憂鬱不安的痕迹。他問她原由。麗柴便告訴他：她對於自己的行爲，似覺極是快樂，但她悔恨這個，這時候她不想破壞她的前言，但這次約會，總是最後的一次了，她因此懇求他打消一種不會引到什麽好處的相識。這一番話，自然是用農人的口語說的；

但是這樣在下等社會女子中間所極少有的思想與情感，使得亞歷山老大的詫異。他用盡了他的口才，要想改變亞林古那的心思。他切實的告知她，他的志願是高尙的；應許她不會使她悔恨，各事將順從她；又切心的懇求她：她不要剝奪他私會她的愉快，就是一日只有一次，或者甚至一禮拜兩次也都可以。他講着眞心戀愛的話，這時候他眞個在愛情中了。麗柴悄悄的聽着。

『請你應許我，』她最後說：『你決不到村上來找尋我，除却我自己指定時候，你決不和我約會。』

亞歷山發起誓來，她一陣笑，止住了他。

『我不要你發誓，只是你的話儘夠了。』她說。

從此他們就用友誼的態度談話起來，在林中散着步，隨後麗柴對他說道：

『這是我歸家的時候了。』

他們分別了，亞歷山獨自剩着，心中不解一個儇賤的農家女子，在兩次約會中，

何以有這樣的勢力制服他。他想他和亞古林那的關係有一切小說的意味，陌路少女的訓示，在他看來雖很嚴厲，他却永不轉破壞前言的念頭。老實說，不論他的紀念戒指，他的祕密信札，與他先前的暗澹生活，亞歷山總是一個良好的衝動的少年，有一個純潔的心，能夠享受天眞的愉快。

要是我單從我自己意思，我就要在此瑣細的敍述兩個少年人的約會；彼此漸漸發展的情愛和他們的私事與談話了。但我知道大部分的讀者，不會和我同意。這種詳記，常常看做沉悶乏味的，所以我便省却了，單說一句，過了兩個月，亞歷山早已無望的中了愛情了，麗柴也是一樣。兩人現在都很快樂，對於將來也沒有什麼顧慮了。

他們心裏，時常各存一種疑難的問題，但他們彼此却從未講起這事。這是很明顯的；亞歷山雖可以和他可愛的亞古林那多相接觸，他總不會忘却窮苦的農家女子和他中間的隔離；麗柴呢，她知道他們父親中間所存的憎怨，也不敢希望一

種相互的和解。而且她的自愛，暗地裏被神祕的浪漫的希望激動著，她希望看見都其羅華的地主，終於倒身在普魯青那的鐵匠的女兒裙下。剛在這當兒忽然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險些兒打斷了他們相互的關係。

一個晴明寒冷的早晨，——這樣的早晨，在俄國秋間很是普通——伊凡勃司妥夫帶着三對獵狗，一個獵夫，與幾個帶着錘子的廐童，騎馬出去。同時候格萊哥莫朗司基趁着好天氣，吩咐將短尾馬裝了鞍，出去察看用英國式墾植的莊地。近了樹林，他看見他的鄰人，高傲的坐在馬上；穿着嵌狐皮的外衣，等候一隻兔，他的隨從，在高聲的叫喊聲，與錘子的碰擊聲中，從叢樹木裏趕了出來。要是格萊哥伊凡諾微支早料到要碰面的，他定然望別一方向走了；但他出於意外的碰到了勃司妥夫，他自己和他只隔得槍彈所及的一點距離。這是避不了的：莫朗司基騎向他的敵人，對他很合宜的行了禮，像一個文明的歐洲人一樣。勃司妥夫帶着豢熊一般的特種態度，答了禮，那種熊常常順從主人的命令，向公衆行禮。

那時候，兔從樹林中衝出，便橫過田野跳去了。勃司妥夫與獵夫起了一陣高聲的叫喊，放散了獵狗，隨即馳馬追趕。莫朗司基的馬，不慣打獵，大吃了一驚。莫朗司基自以爲是一個善騎者，便拉緊了繮，心中暗喜可以離開他的可厭的同伴。但那匹馬到了一處山谷，不曾留意，突然跳到一邊，莫朗司基便從鞍上摔了下來。他身體的極大的力量，敲着冰結的地面，他也就橫在那裏，咀咒他的短尾馬，那馬彷彿已定了驚，覺着失了騎者，忽然停立不動。

伊凡彼洛徵支奔了過來；問他可有受傷。那時獵夫早已守住有罪的馬，拉繮上前，將莫朗司基扶上了鞍。勃司妥夫邀他到他的家裏來。莫朗司基因爲對他抱歉，推却不得。勃司妥夫喜氣洋洋的歸了家，因爲獵得一隻兔，並且帶回他的受傷的敵人——幾乎是一個戰俘。

兩個鄰人同吃早飯，用友誼的態度彼此談話。莫朗司基請求勃司妥夫借他一乘轎子，因爲他不得不老實說，已受了傷，不能騎馬歸家。勃司妥夫送他到階下。莫

朗司基直等到得了勃司妥夫的允許，約定次日和亞歷山一同到普魯靑那來喫飯，方纔和他作了別。這樣一匹短尾馬的受驚，分明已將長久的宿怨化除了。

麗柴跑了上來，迎候格萊哥伊凡諾微支。

『什麼事，爸爸？』她驚愕的說。『你爲何蹺着脚走？你的馬在那裏？轎子是誰的？』

『你再也猜不到，我的愛，』格萊哥伊凡諾微支答說，隨即將經過的各事講給她聽。

麗柴還疑惑是自己聽錯。她沒有鎮定了心，格萊哥伊凡諾微支繼續說着，告知她勃司妥夫父子第二天要來家裏吃飯。

『你說什麼？』她大聲的說，顏色轉白。『勃司妥夫父子，明天要同我們吃飯麼！不，爸爸，你隨你的喜歡幹去罷，我却不願意出來會客。』

『你失了知覺麼？』她父親答說。『你從什麼時候起，這樣的害臊？或者你對於他，懷着一種遺傳的憎惡，像小說中的英雄一樣嗎？夠了，不要再幹笨事了。』

『不，爸爸，就是爲着世界上的各種東西，百樣寶貝，我也不願在勃司妥夫面前露面。』

格萊哥伊凡諾微支聳了聳他的肩膀，不再和她爭執了，因爲他知道她不合意時，總是勸不服她的。他所以便去休息了。

麗柴回到房中，喚了奈司謡來。他們兩人把這事談了多時。要是亞歷山見了這大家模樣的女子，認得就是他的亞古林那，他將怎樣的想呢？他於她的行爲，態度和感覺會有什麽意見呢？別方面說，麗柴却又極願一看這樣不期的會面，會使他生出什麽感想……忽然間一個意見從她心中起來。她就說給奈司謡知道；兩人都覺得高興，便決定實行了。

次日早膳時候，格萊哥伊凡諾微支問他女兒：可仍執意規避勃司妥夫。

『爸爸，』麗柴答說，『若是你願意，我可以接待他們，但得依我一件事：無論我在他們面前顯出如何模樣，無論我幹什麽，你不要怒我，或者露出一些驚愕不快

意的表示。』

『好怪的脾氣呵！』格萊哥笑着說，『很好，很好，我同意，任你幹去罷，我的黑眼女兒。』

說着，他在她的額上接了個吻。麗柴隨即跑開，將她的計畫實行起來。

剛正兩點鐘，一輛俄國馬車，四匹馬拉着，進了院子，在草地繞了一轉。莫朗司基的廐童，攙了老勃司妥夫走上石步。他的兒子在後騎馬到來，兩人同進餐室，座位早已安排好了。莫朗司基用極殷勤的態度接待他的鄰人，請他們在飯前先去察看他的園圃，便導引他們沿着路徑過去，那些路都好好的砌着石子，好好的管理着。勃司妥夫心中惋惜光陰勞力，耗費在這樣無用的虛飾上頭，却不露出口氣來。他的兒子既沒有經濟的地主那種非難的意思，又沒有虛榮的英國狂那種熱誠，只是躁急的等候主人的女兒出來，——他早就聽見過她；他的心中，雖已有了情人，可是年少的女子，總常是他意想中所惦念的哩。

他們三人回到客室，都坐下了；兩老人回憶到他們年少的時日，便各自講着生平的逸事。亞歷山心中思量：在麗柴面前，應該做出什麼神情。他終於想定，在這種情形之下，淡冷的神情，最是適當，他便準備如此行事。門開了，他轉過頭來，神情這樣淡漠，便是最慣賣弄風騷的女子，也不免灰心。不幸這偏非麗柴，却是傑克生老姑娘，抹着粉，修飾着，垂着眼睛進了屋子，低低的鞠了個躬，連亞歷山莊嚴的軍禮也留意不到。他還未定了驚惶，門又開了，這時候便是麗柴進來。

全體站起身來；她的父親正開始介紹他的賓客時，忽然停住了，欽了他的唇，：：麗柴，他的黑顏的麗柴，抹着粉，直齊耳根；打扮得比傑克生姑娘還華麗；比她自己的頭髮還光亮的假螺髮，覆着她的頭，像是路易十四的髮鬘；她的袖子凸出，像是邦巴道夫人的曲裾；她的身子，緊緊的束着，像個X字母，所有她母親的珠寶，還沒有進了當舖，都在她的指上頸上耳上晃耀着。

亞歷山認不出古怪華麗的少年女子就是他的亞古林那。他的父親吻了她的

手，他也照樣的吻了，這却很是違反他的意志；他觸到她雪白的小指頭，似乎正在發抖。同時他又瞟眼到她的小足，故意的向前伸着，穿着意想中最豔麗的鞋。這使他略略看出她其餘的粧飾。至於脂粉呢，在他簡單的心地上，初眼就沒有留意到，後來益發不疑了。格萊哥伊凡諾微支記起他的前約，故意裝作不露一些驚愕；但見他女兒的脾氣，似乎太古怪了，他就制不住他自己。那時只有易動感情的英國女教師臉上却無笑容。她起了一種敏銳的猜疑：這些脂粉是從她的抽斗箱裏找出的，於是一陣含怒的羞紅，在她面上不自然的白粉底下，分明可見。她向麗柴瞟着含怒的眼，麗柴早已備好了後來的解釋，裝作絕不留意。

他們就桌坐下。亞歷山繼續裝着淡漠無心的模樣。麗柴做出殷勤的神情，合着齒只講法國話。她的父親不住的看她，她看得各事都極有趣。英國女教師正冒着火，不發一言。只有伊凡彼洛微支如在自己家裏一樣，像兩個人一般的吃着，大口的喝着，笑着自己所說的笑話，時刻起勁的談講嘻笑。

最後他們都從桌旁站起身；賓客告別了，格萊哥伊凡諾微支便放聲大笑起來。

『你怎麼要幹這種笨事呢？』他對麗柴說。『但你知道什麼脂粉你要用的恰當。我不願意研究女子的裝飾，但我若在你的地位，我就立即抹起粉來；自然不太多，只一點兒。』

麗柴對於她的策略的成功，樂得入迷了。她擁抱她的父親，應許他去思量他的勸告，隨即奔至含怒的傑克生姑娘跟前，和她講好，她極厭惡似的應許開了門細聽她的解釋。麗柴原是羞在生客面前，露出黑色的顏面：她那時不敢向她耍……她確知親愛和善的傑克生姑娘總會宥恕她……傑克生姑娘覺到麗柴原來不想模倣她，教她做一個笑柄，便安下了心，吻了吻她，又送她一小瓶英國脂粉，當作一種和好的表示；麗柴露出各種眞誠的感激就接受了。

讀者立即可以意想得到：次日早晨，麗柴仍然不失時候，到小林中約會的地方去了。

『你昨天是在我們主人家裏，』她突然對亞歷山說：『你看見我們的少女主人，怎樣的想呢？』

亞歷山答說，沒有仔細看她。

『那是可惜的事！』麗柴答說。

『爲什麼呢？』亞歷山問着。

『因爲我要問你：他們所說可是眞的——』

『他們怎麼說？』

『他們說，我很像她，可是眞的麼？』

『好胡說！她比起你，完全是個怪物了。』

『阿，先生，你像那麼說，是錯極了。我們的少女主人是何等秀美何等漂亮呵！我如何比得她來！』

亞歷山賭著咒對她說，她比所有天生的美女子，都要美麗。他因爲要完全鎮服

她，又開始用很滑稽的名詞，形容她的女主人，麗柴便大大的笑了。

『但是，』她說，歎了一口氣：『就算我們的少女主人生得可笑，我比起她來，總是一個可憐無智識的東西。』

『阿！』亞歷山說：『你爲着這事傷心麼？你要是願意，我立刻好教你寫讀。』

『是的，誠是，』麗柴說：『我何不試試呢？』

『很好，我的愛；我們就開始罷。』

他們坐下。亞歷山從袋中取出一枝鉛筆，一本雜記簿，亞古林那學會了字母，可驚的快。亞歷山嘆美不了她的智慧。次日早晨，她想試着寫字。起初鉛筆不肯順從她，但是過了幾分鐘，她便能夠寫出字來，正確的非常。

『這眞是詫異呵，』亞歷山說：『我們的方法確比蘭凱斯德制度效果還大哩。』

誠然，上第三課時，亞古林那開始拼讀奈薩里波耶特的女兒一書了，讀時插入她的解說，這眞使亞歷山驚愕極了，她又將同書中摘出的警句，寫滿在全張紙上。

一禮拜過去了，他們中間設立了一種通信法。他們的信箱是一棵老橡樹的窟窿，奈司諦便當做他們的郵使。亞歷山帶了他的筆勢粗壯的信，放至那里，又從那邊尋到質樸青色的紙箋上面寫着他情人的筆跡細緻的字。亞古林那不自覺的開始學得一種秀美的文體，她的心靈上的才能，發展起來可驚的快。

伊凡勃司妥夫與格萊哥莫朗司基中間新成的相識，在後面的情形之下，不久便變成一種眞實的友誼。莫朗司基時常想到：伊凡勃司妥夫死後所有他的財產就要傳給亞歷山伊凡諾微支，他就是縣裏一個極富的地主了，而且沒有什麼阻擋他和麗柴結婚。老勃司妥夫，在他一面，雖將他的鄰人看做一個浪費的人，（或者照他的稱呼，英國愚人，）却完全承認他有許多上好的性格，譬如他少有的敏捷。格萊哥伊凡諾微支和普朗司基伯爵，有近親關係，伯爵是個著名的有大勢力的人。伯爵能夠提拔亞歷山，而且莫朗司奇（伊凡彼洛微支這麼想）定然喜歡見他女兒結這樣合算的親事。這個意思不住的留在心中，兩個老年人最後交換

了各人的思想。他們彼此允洽，兩人都應許竭力去安排這事情，他們便各在自己方面鋪排起來。莫朗司基料着：他總難勸他的女兒和亞歷山更加親密一些，她自從那次可紀念的宴會以後，沒有見過他。在他看來，他們彼此似不十分投契，但看，亞歷山第二次從未到普魯靑那來過，而且伊凡彼洛徵支來訪的時候，麗柴總是躲在她的房內。

但是，格萊哥心裏想：『要是亞歷山天天來看我們，不由倍綏不愛上了他。這是世事自然的秩序。時間會停當各事的！』

伊凡彼洛徵支對於他的計劃的成功，沒有一些兒不安。那日晚上，他召喚他的兒子到他的內室，點起烟筒，停了好久，說道：

『阿亞立沙，(亞歷山的縮稱)你對於你們做的事，怎麽想？你多時沒有說起軍役的事。或者騎士的軍服，你又不喜歡麽？』

『不，父親，』亞歷山恭敬的答說：『但我看你很不喜歡我投騎隊的意思，我順

從你，這是我的本分。』

『好，』伊凡彼洛徵支答說：『我看你是個順從的兒子；這很使我寬慰，……在我，我不願強迫你；我不要強迫你……立即……投入政界，但同時我急要你娶親。』

『娶誰，父親？』亞歷山驚愕的問著。

『娶麗柴泰莫朗司基』伊凡彼洛徵支答說。『她是一個動人的新娘，可不是麼？』

『父親，我還未想到娶親。』

『你沒有想到這事，所以我替你想哩。』

『任憑你罷，但我絕不措意到麗柴泰莫朗司基。』

『你後來會漸漸喜歡她。愛情是同着時間來的。』

『我不覺到使她快樂的可能。』

『你不要愁不能使她快活，什麼？這可便是尊重你父親的志向麼？很好！』

『隨你喜歡。我不願意娶親，我不要娶親。』

『你必得娶親，不然！我要責備你，而且我要把財產賣了，把錢浪費去不給你一個錢。我便給你三日去想這件事情；這三日中，你不要使我看見。』

亞歷山知道他的父親腦中一日有了一種意見，便像釘子一般，再也拔不出來——像泰拉司古丁寧在喜劇中所說。但亞歷山效法他的父親，強硬得正和他一樣。他走到他的房內，開始考慮父權的制限。隨後他的思想轉到麗柴泰格萊哥那，轉到他父親的嚴肅的誓，要使他做一個乞丐，最後又轉到亞古林那。他初次明白見到，他是熱切的和她相愛；他腦中起了浪漫的意思，想娶一個農家女兒，想靠他們的手的勞動求生活，他愈想到這樣決定的步驟，愈覺得這是合理的。好些時候，樹林中的約會，因爲雨天停止了。他用極簡明的筆跡寫了一封信給亞古林那，告訴她不幸快要到來，請她設個法兒。他立即拿了信，到林中的郵所，隨後他去睡了，心裏很滿意。

次日亞歷山仍然把定他的決斷清早騎馬出去探訪莫朗斯基想將事情坦坦白白的說給他聽。他希望引起他的體諒便會轉向助他。

『格萊哥伊凡諾微支在家麼?』他問着，停馬在普魯青那莊屋的階前。

『不，』僕人答說：『格萊哥伊凡諾微支大清早騎馬出去，還沒有回來。』

『眞納悶呵！』亞歷山心裏想……『麗柴泰格萊哥里那在家麼?』他問着。

『是的，先生。』

亞歷山下了馬，將繮轡給了廐夫，悄悄的進了屋子。『各種事現在快要決定了，』他心裏想，向着客室走過去，『我索性把一切說給麗柴泰自己知道。』他進去了，……於是吃驚似的站住了。麗柴泰……不……不……亞古林那，親愛的，黑頭髮的亞古林那，不復穿農服了，只穿着一件白色早服，坐在窗前，讀着他的信；她是這樣的專心，連他進來，也沒有聽見。

亞歷山忍不住發出一聲快樂的叫喊。麗柴泰喫了一驚，抬起頭，發出一聲喊，要想

飛出屋子。但他衝到她的身旁，將她扳了過來。

『亞古林那！亞古林那！』

麗柴想要從他手裏，掙脫自己身子。

『但是讓我獨自在這裏罷，先生……但是你狂了麼？』她說，竭力掙扎着。

『亞古林那，親愛的亞古林那！』他說，吻着她的手。

傑克生姑娘看見這番情形，不覺呆了。剛在那時候，門開了，格萊哥伊凡諾微支進了屋子。

『唉唉！！』莫朗司基說：『原來你們兩人間早已安排了這件事情。』

關於婚禮的事情，我也不絮煩的敘述了，讀者想總原諒我的。

喪事承辦人

布雪金著
愈之譯

阿突令卜維哥羅甫的傢私，末後的一批，已裝上棺材車了，兩匹瘦弱的馬駝着車子，第四次從柏斯孟那耶街走到尼克次佳耶街去——這時喪事承辦人正從那街上，把他家宅搬到了這街上。

關好了店門，他在門上貼一張招紙，說這所房子可以出賣也可以出租，然後步行着走到了他的新居。那所黃色的小屋子，他已羨慕得好久了，後來化了好些錢，終於給他買到手了。此刻那年老的喪事承辦人走近屋子，很詫異的覺得心裏不十分高興。

跨進門檻之後，他看見新屋裏全是雜亂無章的，不由的想起老房子，很替牠嘆

惜了一會；他在那邊住了十八年，什麼東西都是極端整飭的呵！

他起先把他的兩個女兒和僕人訓斥了一頓，說他們太遲鈍，隨後他幫着他們做。屋內不久就鋪排端整了。聖像放在神龕裏；碟子放在食橱裏；桌子，沙發，牀子也都在後間指定的地點，安放妥貼了。

廚房裏和坐起間裏擺着屋主人的營業物品：各色各樣的棺木；此外是幾口橱，裏面藏着喪帽，喪衣，喪燭等等。

門上張着一幅畫，畫着一個肥胖的寇辟特神(Cupid)手裏擎着一個火把，下面寫着幾個字道：『棺木在此出售，白身的或漆好的一應俱全。定製，雇做，或修理舊棺，均可應命。』那時他的兩個女兒已走進自己的小房間裏去。阿突令在屋內四處踏勘了一會，便在小窗旁坐下，叫他們燉茶。

通達的讀者，都知道莎士比亞和斯各德著作裏所描寫的掘墓人，都是漂亮而且快活的；正惟有這反映，所以能够分外激起我們的想像。道理自然不錯，可是我

們却不能這樣我們只好說那喪事承辦人的脾氣和他陰沉的職業是全相稱的。

阿突令卜羅哥羅甫素來性情是乖僻而且多心的。有的時候他看見他的女兒閑着無事在窗口張望過路的人，他便申申罵詈；或者那些遇了不幸的人上門向他辦貨他便也向他們爭論價錢；但除此以外，他是從來不開聲口的。因此阿突令照他的向來習慣，坐在窗口，喝着第七杯茶，一面憂鬱的細心思量。他正在想那一禮拜上前的下雨，退職旅長的出殯儀仗還沒有經過市門，便給一陣大雨淋壞了。

於是許多的喪服都皺縮了，幾頂帽子也不成模樣了。他早曉得免不了破費，因爲他的古老的喪事服裝，本已破舊得不堪了。他盼望從那老年的德呂姬娜賺着一注錢；德呂姬娜是商人的妻子，一年前已病在牀上，沒得救了。但現在她住在拉斯古耶街，快要死去；卜羅哥羅甫深怕她的後嗣——雖則他們已答應他過的——嫌路遠不來叫他，在鄰近雇一個喪事承辦人就算了。

冷不防有人打了三下門，這些思慮便登時中斷了。

『是誰？』喪事承辦人問。

門開了，一個人進來；這人只要一眼看就曉得是個德國職工。他走近喪事承辦人，一副和樂的神氣。

『對不起，親愛的鄰人，』他操着俄國土話，那話便是如今聽了也不能不笑。『驚動你老人家，很對不起。……我盼望立刻和你相識。我是個鞋匠，我的姓名叫各德李白蘇爾茲。我便住在街對面那所小房子，那屋正對你的窗子。今天是我的結婚紀念，所以特地請你老人家和兩位小姐一同賞光做朋友當中的朋友。』

邀請很客氣的接受了。那喪事承辦人請鞋匠坐下，喝一杯茶；虧那鞋匠性情坦白，他們不久便很要好的談起來了。

『你的生意怎麼樣呵？親愛的先生，』阿突令問。

『哼，哼，』蘇爾茲回答。『不過如此罷，這是怪不得誰的，我的生意到底和你的

不同：一個活人儘管可以沒有靴子，一個死人沒有棺材，可是活不成了。』

『不錯，不錯，』阿突介說：『還不都是一樣嗎？一個活人要是沒有錢，買不起靴子，那麼你不要動氣，他儘管可以赤着脚走路的。但是一個乞丐，他死了，拿什麼錢來買棺材呵？』

他們倆暢談了好些時候。後來鞋匠起身告辭，重又邀請了一次。

第二天，剛正十二點鐘，喪事承辦人和他女兒，從新購房子的矮門裏走出來，到鄰居那邊去。照時下小說家的慣例，須得把阿突介的俄羅斯式的大衣，及雅古蔡娜和棣爾耶（他的兩個女兒）的歐羅巴式的首飾，點染幾句，我此地却不依樣葫蘆了。話雖如此，有一件事却應該提明，便是那兩位女郎都戴着黃的帽子，穿着紅的靴子，這種靴帽，他們只有逢着節慶日纔穿戴的。

在那鞋匠又小又悶的屋子裏，擠滿了賓客；其中大半是德國的職工，職工的妻子，和幾個行販。俄國官吏也有一位在場，是一個愛沙尼亞的更夫，名叫俞哥。他的

官職雖是很低，却很蒙主人特別優待。他幹這個職司，有二十五年了，忠心而且誠實，像北谷耶爾斯基的馬夫一般。

一八一二年舊京大火把他那所黃色的小看守屋也燒去了。但等到敵兵退出之後，一所新的小屋，不久便在原處出現了，——一所灰色的小屋，露出都列斯式的白色小柱頭。俞哥從新又在小屋前踱來踱去，拿着一根棍子，穿着一件灰色粗製的制服。

住在尼幾次凱城門附近的德國人，多半都和他熟識；有幾個德國人在俞哥那邊住過宿，從禮拜日到禮拜一。

阿突令見面就和他相熟了，這人他早晚要用着他的；等賓客就了席，他們倆便坐在一起。

蘇爾茲夫婦和他們的十七歲女兒洛蒂陪着客人同喫，一邊款待客人，一邊又幫着料理烹調。啤酒斟出來，俞哥喝了四杯；阿突令陪着也喝了四杯，可是他的女

兒却很矜持。席上都講德國話；時光愈多，談話愈嘈雜起來。

主人忽地請賓客注意，於是拿了一瓶酒，開了塞頭，操着俄語嚷道：『祝我那寶愛的露莎健康。』

假香檳酒倒了出來。主人在他那四十歲的管家婆的新鮮頰上，輕輕的接了個吻，於是客人都喝乾了一杯，很嘈雜的祝寶愛的露莎的健康。

主人又開了一瓶酒，建議道：『祝親愛的賓客們的健康。』於是賓客們又乾了一杯，算是向主人道謝。隨後一杯一杯的乾去：他們喝一杯，祝賓客中各人的健康；又喝一杯，祝莫斯科的健康；又喝一杯，祝十幾個德國市鎮的健康；又喝一杯，祝一切同業公會的健康，隨後又祝各業公會的健康；又喝一杯，祝東家和用人的健康。

阿突令起勁的喝酒；他很有興會，甚至自己說出幾種有趣的題目來，舉杯祝賀。忽地有一個客人，一個肥胖的麵包師，舉起杯子，叫道：『祝我們那些主顧——我們替他們作工的那些人——的健康。』

這一個提議，和別的提議一般，大家欣然的一致贊成。賓客們起首相互鞠躬，成衣匠向鞋匠鞠躬，鞋匠向成衣匠鞠躬，麵包師向成衣匠鞋匠鞠躬，他們都向麵包師鞠躬，這樣輪過去。在大家交互祝賀的當兒，俞哥轉身向那鄰座的人叫道：『老先生，喝一杯酒，祝你那些死人的健康罷！』

大家都笑出來，但那喪事承辦人却有些惱了，他臉上登時變色。沒有人看出他。他們仍舊喝下去，等到他們起席，禮拜堂裏已經打算撞鐘舉行晚禱了。

賓客們走散時候已遲了，而且有幾個很發趣。那肥胖的麵包師和那釘書匠——他的臉上像是包着紅色的摩洛哥皮面——扶着俞哥送到他的看守屋裏去，正合一句俄國俗諺：『一注債，還淸的時候，倒是件好事情呢。』

喪事承辦人喝得爛醉，又很生氣的回到家裏。

他高聲的辯道：『這是什麽道理？我的職業比別的職業有什麽地方不正當呢？難道一個喪事承辦人就好算是劊子手的兄弟不成？那些不信仰者爲什麽笑的？

難道喪事承辦人是聖誕節的小丑專給他們開玩笑嗎我正想辦一席進屋酒請請他們，請他們喫一頓華美的酒筵。現在可用不着請他們了！我倒要請請我那些主顧——我的正派的死人。』

僕人那時正在給他脫靴子，說道：『先生，你說什麼？你說得好沒意思！快合個十字！請了死人來喫進屋酒？說一句多少可怕呵！』

阿突令接着說道：『仰仗上帝，我總要去請他們來。明天最好，我竭誠歡迎，我的施主們呵，明天晚上，務請光降。我要把上帝所許的東西，來款待你們。』

喪事承辦人爬到牀上，嘴裏還說那些話，可是不久便鼾聲大作了。

阿突令醒過來的時候，外面天色還是漆黑的。

商人德柳金的妻子，在那天晚上亡故，她店裏的經理派了個人到阿突令那邊來送信。阿突令給了十個銅子酒力，酬那送信人的勞，隨後他趕緊穿好衣服，戴上帽子，便驅車到拉斯古耶街。

警察已經站在死婦屋子的門前，工人們走進走出，好像烏鴉尋見了死屍似的。死人放在桌上，黃得和蠟一般，却還沒腐得變樣。四周圍繞着一大羣的親戚鄰友。窗門都開着，蠟燭燒着，牧師正在朗誦禱告。阿突令到了德呂姬娜的姪子那邊，那姪子是個少年店夥，穿一件時式的外褂；他便告訴他，棺木，蠟燭，材罩和零星喪葬用品都可由他辦得很周到的。

那嗣續人很大意的謝了他，他說他決不爭論價錢，至於東西的好壞，却全要憑喪事承辦人的良心的。喪事承辦人，照着他的習慣，賭咒說他決不會多索，隨後他和店夥大家睄了一眼，他便走開，備辦一切去了。

他從拉斯古耶街到尼克次凱城門，趕來趕去，足足的忙了一日。等到晚上，他一切都已端整了，因爲尋不見馬車夫，便步行着回家裏來。

這時是月夜。喪事承辦人平安無事的到了尼克次凱城門。我們所熟悉的那個俞哥，在阿森伯訓教堂前喚他的名兒，他認得是那喪事承辦人，便向他道了晚安。

這時候已經不早了。喪事承辦人離他自己的屋子，已經不遠，忽地好像有一個人走到他們前門，開了門，隨後便不見了。

阿突令心想『這是什麼一回事？誰來找我呵？大概不會是個偷兒，特地到我的店裏來拜訪的？那麼，是我那兩個呆笨的女兒有了情人不成？看來總不是個好事情罷！』

喪事承辦人已打算去叫他的朋友俞哥來做個幫手。在這當兒，又有個人走近大門，正待進去，看見屋主人跑上來，他便停住，脫了他三角式的帽子。這人好生面善，但阿突令匆促間，一時却不大辨別得出來。

阿突令喘着氣說道：『你是來找我的，請你進去罷。』

『老先生，請你不要拘禮』那人聲音很沉濁的說，『你自己走在前頭，替客人引路罷！』

阿突令沒工夫拘守禮節了。把門推開，走上樓去，那個生客在後面跟着。阿突令

彷彿覺着有許多人在房間裏行動。

『這是什麼壞事，』他起首想，便趕忙進去；但在這當兒他的腿不由的軟下來了——房間裏擠滿了許多死人。月光從窗子外面射入，照見他們黃色青色的臉孔，凹陷的嘴，有光的半開的眼睛，高聳的鼻梁。

阿突令在恐怖中認出許多被他的雇工埋葬的人；那些來客，在大雨天下葬的那個旅長，也在其內。

那些太太們和紳士們都圍在喪事承辦人的身旁，紛紛的作揖道賀；只有一位窮朋友，——他生前是個窮人，下葬還沒多時——因爲身上襤褸得不堪，自己有些害羞，便很拘束的站在壁角上不敢過去。

旁的幾個人都穿戴得很講究：那亡故的婦人，戴着帽子，束着帶子；那亡故的官員，穿着制服，[illegible]沒有剃去；那商人們穿着他們的禮拜日的大衣。

旅長代表全體來賓說『卜羅[illegible]甫，你看。我們都走了起來，應你的招請。只有

那些實在不能來的那些身子已變了碎塊的那些除掉枯骨一切都已沒有了的人，纔留在家裏沒有來。但是其中有一個人很想候候你，他耐不住也來了。』

在這當兒一個小髑髏從人叢中走向阿突令這邊來，從頭骨縫裏向喪事承辦人露出一種和靄的笑容。零零碎碎的紅綠布頭和老舊的麻布，一處一處的掛在他身上，像掛在竿上一般；他的脚掌骨套在闊大的長統靴裏，踢蹉踢蹉的走，好比是臼裏的木杵。

髑髏說：『卜羅哥羅甫，你不認識我了。你記得那退職軍醫彼得洛維支古里爾金嗎？一七九九年，你把第一具棺材賣給那人，你用松樹做了假充是橡樹做的。』

那死人說到這裏，便伸開骨頭，想把阿突令抱住；阿突令用盡渾身的氣力，叫了一聲，拚命的推去。彼得洛維支搖擺了一會，跌倒地上，變成粉碎了。

那些死人動了公憤；他們都站起來替同伴抱不平，向阿突令罵詈恫嚇。那苦惱的主人，聽着他們的呼嘯，把耳也震聾了，嚇得幾乎要死；他已失却知覺，便自己倒

在退職軍官的枯骨上，不省人事。

太陽在喪事承辦人睡着的牀邊曬過已好久了，當他張開眼睛看見僕人在前面煎茶的時候。阿突令夾着恐怖，記起夜裏的事情。德柳金的妻子，旅長，軍醫古里爾金都在他心頭轉來轉去。他一言不發，靜待那女僕告訴他夜裏冒險事情，到底是怎樣的結局。

亞眞耶遞了衫子給他，說：『先生，你睡得好久。你的鄰居——成衣匠——來過了；本地的更夫特地跑過來說；今天是警佐生日；但你正貪着睡，我們不好叫醒你。』

『德柳金的亡妻那邊，有沒有人來過。』

『亡妻？她死了麼？』

『獃子！昨天你幫着我去辦她的葬儀嗎？』

『先生，你怎麼糊塗起來？你發了瘋麼？或者你喝醉了酒，如今還沒有醒呢？昨天有什麼葬儀？你整日在德國人那邊喝酒。喝醉了回來，胡亂睡在床上，一直睡到了

此刻，禮拜堂裏已經撞過做禱告的鐘了。』

喪事承辦人喜出望外的問道：『這是眞的嗎?』

僕人答說：『的確是這樣。』

『好，要是這樣，那麼快快給我泡一杯茶，再把我的女兒叫來。』

啞啞

都介涅夫 著
愈之 仲持 譯

在莫斯科一條偏僻街上，有一所歪斜的灰色房子，露着白色柱子和洋臺，這裏邊住過一位寡婦太太，用着許多的底下人。太太的兒子在聖彼得堡政府裏幹差使，女兒也都已出嫁了，伊出門日子很少，只獨自兒住在那邊，度那淒涼寂寞的餘年。伊生活上的白晝，——陰黑沉悶的白晝，——早已過去了，但到了黃昏更加暗黑，簡直比夜裏還暗黑得多呢。

在伊的下人當中，頂出色的人物，要算是管門人仇老森。他生得很魁偉，身材比尋常人足足高過十二英寸；而且生就是聾子，又是啞巴。他本來住在鄉下，是老太太——他的主人——帶他到城裏的。他在鄉下獨自住著一所小草舍，和他兄弟

分離，種田度日。在這位太太的佃戶當中，他付租錢，算最有信實了。他生成一副異常的筋骨，一個人能做四個人的工作。他的兩臂做起工來，如飛的一般。他在田裏做工，眞來得好看：他把蠻大的臂膀，撳在犁上，像是自己能把田土耕開，用不着可憐的馬來幫忙了；當收穫的日子，他用着勇不可當的氣力，舞動割稻的鐮子，像能把小赤楊樹都連根批下似的；或者拿着一支打稻的棒，有二碼多長，如飛的舞弄；他肩胛上面長方形的堅硬的筋肉，一起一落，和一根槓杆一樣。他悶聲不響的做工，更顯出一種莊嚴的神氣。他本是一個出色的農夫，要不是他有生成的殘疾，不論那個女子都願意嫁他的，……但現在他們把仇老森帶到莫斯科去；替他買了一雙靴子，縫了一件四邊嵌鑲的夏衣，和一件羊皮的冬衣；更給他一把掃帚，一把鐵鏟，派他當一名管門人。

他起初很不喜歡他的新生活。他從小住在鄉下種田慣的；因爲有了殘疾，差不多同人類社會隔絕；他從小至大，又啞又健，和一株樹生長在肥沃的泥地裏一樣。

現在把他送到城裏，他不知道要有什麼了；又是苦惱又是慌張，活像在草地裏嚼草慣的，一頭少壯的牡牛，忽地被人家裝入鐵路的運貨車裏，蒸氣和煤烟向胸前噴着，汽笛嗚嗚的吹着，車輪隆隆的震着，自己的身子風馳電捲似的送過去，那裏去呢？——上帝知道罷！仇老森本來在鄉下種田辛苦慣的，所以對於現在所幹的事情，眞是輕而易舉了；每天不消半個鐘頭，便可把他的職務幹畢；餘多的工夫，只是挺着身子，站在天井裏，張着口望過路的人，像是想把他的無聊的光景告訴他們，或者突然跑到偏僻的所在，把手中的掃帚和鐵鏟，遠遠的擲開，便仰天倒在地上，一動不動的睡了幾個鐘頭，和關在籠裏的猛獸一樣。可是什麼事情，人總會得慣的；仇老森住在城裏，後來也慣常了。他做的事情，是很細微；他的全部職務，就是打掃天井，每日汲兩桶水，到林裏斫柴，給廚房裏和屋子裏用，日間看門，不讓閒人進來，夜間守夜。這幾件事他都很熱心的幹着，這倒必得說明的：天井裏永沒有一片木屑或一點灰塵。遇着陰雨天氣，他駕着車去載水，那匹老馬走不動路，他便自

己用肩胛扛着，不但把水車推着，便連那馬也推着走了。他在林裏斫柴，斧頭閃動有光，把木屑向四處飛散。至於看門呢，不用說，更是很能稱職了：有一天晚上，他捉了兩個賊，便把他們頭對頭的撞了幾下，這麼一來，竟可不必送警察去了；自從出了這件事，鄰居的人個個都很尊敬他；有的時候，有幾個不熟識的人——並不是強盜——想要進去，看見了這樣的一個管門人，便慌張起來，對他搖搖手，叫喊幾聲，——還以爲他能聽得的。仇老森和其餘的用人，都不十分知交，——他們是很怕他的，——可是都很託熟；他把他們當作同伴看待。他們裝作手勢和他講話，在傳達主人命令的時候，也是這樣，他都懂得；可是他也懂得他的權利，因此喫飯的時候，沒人敢坐在他的坐位的。仇老森的脾氣，是很嚴厲，很有點道學氣；什麼事情他都喜歡有秩序；那怕是雄鷄，也不敢在他跟前打架，要是這樣，他們的禍事到了！他便捉住他們的腿，向空中旋了十個圈子，隨後向四面擲去。天井裏本有一羣鵝，鵝是稱爲最高貴最安分的鳥類，因此仇老森很尊重看顧他們，時常把食物飼他

們；就是他自己呢，這一副神氣，也很像一隻雄鵝，他在廚房的上頭造了一所小閣裏面的佈置，都由他自己酌定。牀子是用橡樹板做的，用四根粗大的樹木當作牀脚，——眞是一張結實的牀子，裝一兩噸貨物上去，也不會彎曲。牀底下放着一只堅固的木箱；牆角上放着一張一樣堅固的小桌；桌旁是一只三只脚的椅子，這椅子不用說是很結實了，仇老森時常拿來當作玩物的。這所小閣，是用鎖鎖着，鎖的形狀，和長麵包相像，不過黑些；仇老森常把鑰匙繫在腰帶上；他不喜歡別人走進他的小閣裏去。

這樣的過去了一年，當一年將終，仇老森身上，生出一樁小小的事情。

這位老太太——仇老森的主人，——是事事都照着古法辦的。伊屋子裏養着一大班的底下人：不單是洗衣婦，縫衣婦，木匠，裁縫，女裁縫等，此外更用着一名專做馬具的人，——這人也會當獸醫，——一名給下人看病的醫生，一名專給主人看病的家庭醫生；更有一名鞋匠，他名叫客批頓葛里摩甫，是一個憂鬱性的醉漢。

他把自己當作受傷的動物生活是全無價值的，他自己說是在彼得堡受過教育，很不該住在莫斯科這種荒野的地方；他喝醉了酒，時常拍拍胸膛，說是爲心裏憂鬱，纔用酒來消悶的。因此有一日，他的女主人，和總管高列賴——是一個眼睛又小又黃，鼻子像鴨嘴樣的人；從這兩件事，便可看出他是有點權勢的人，——談起他的事：在前一日晚上，客批頓又喝醉了，倒在街路上，他竟變壞到這般地步，所以太太提起這事，心裏很憂慮。

老太太想了一想，忽然說道：『高列賴，要是我們給他娶了親，你想怎樣？他也許安靜些麼？』

高列賴答說：『太太說的可不是麼？他是應得娶親了，這實在是一件極好的事情。』

『是的，可是誰嫁給他呢？』

『嗳！這可由太太的便罷。不論怎樣，他總該有這一樁事；他可不能再遊蕩過去

了。』

『我想他喜歡泰底娜罷。』

高列賴本想回答但他終於把嘴唇閉得緊緊的。

太太抓了一把鼻煙聞着很興頭的說：『好讓他娶了泰底娜罷。你聽見麼？』

高列賴應了一聲『是，』便走了出來。

高列賴回到他自己的屋子（小小的房間裏面放着幾只用金屬包圍的櫃臺）裏，先把他的妻子遣開，坐在窗下細細的想。他的主人的不提防的命令眞弄得他十分爲難了。他終於立起身，命人把客批頓叫來。客批頓來了……但在他們兩個交談之前，我們須得略講一講：究竟客批頓所要娶的泰底娜是個什麼人？老太太的命令，爲什麼弄得總管這麼爲難呢？

泰底娜是上面講過的洗衣婦之一，（因爲伊是一個有經驗的洗衣婦所以專叫伊洗上等的麻布）是二十八歲的婦人，瘦小身材，美麗的頭髮，左頰上有一個

黑子。左頰上的黑子，俄國人當作不吉之兆——苦命的表記。泰底娜呢，果然沒什麼好運道。伊從年紀極輕的時候，便受人家虐待，一個人做二個人的工；不知道什麼是感情；穿着很襤褸的衣服；賺很微的工貲。親屬呢，伊可說沒有一個；從前有過一個叔父，是一個燒飯司務，住在鄉下，全沒用處；還有幾個叔父，都是農夫——伊的親屬，就是這幾個罷了。有一個時候，伊生得很美麗；但不久美貌就過去了。伊的性情，是很柔弱，也可以說是懦怯。伊把自身看作一錢不值；見着別人呢，伊便慌的要命。伊只想着怎麼能把工作趕早做好，永遠不同人家講一句話。雖則女主人不大見着伊，但伊聽到女主人的名字，便會發震。仇老森從鄉下來的時候，伊見着這樣的大人物，嚇得幾乎死去，想着一切的方法去迴避他；有時從屋子裏走到洗衣房，不得已遇見他，伊便閉着眼，急急的跑過。仇老森起初並不特別注意，後來伊走過的時候，他總是微笑，後來很驚異似的瞧着伊了，到了最後，他兩隻眼不再離開伊的身上了。他這麼注意着，是爲伊的和善的面貌，還是爲伊的怯弱的舉動，誰能

說得出呢？因此有一日，伊悄悄的從天井裏走過，手裏很小心的拿着一件漿過的伊女主人的短掛……忽然有個人很有力的在肘下捉住伊！伊回轉頭嬌聲啼喊；立在伊後面的正是仇老森。他蠢蠢的微笑，發了些聽不清楚的聲音，又掏出一隻人工做出的尾上翅膀上鑲着金箔的雄鷄送給伊。伊待要不受，可是他把這東西強塞在伊手中，搖搖頭，走開去了；隨後又回轉頭，嘰嘰咕咕的又說了些，像是很親昵似的。從那日起，他給伊沒有平安了；伊走到那裏，他也就跟到那裏，微笑，嘰嘰咕咕的說，裝裝手勢；或者在他襯衣內解下一根帶放在伊手裏，或者替伊掃去前面的灰塵。可憐的婦人，伊簡直不知道要怎麼纔好。闔屋子裏立刻都知道聾管門人的詭事了；嘲笑，戲謔，諷刺，都送到泰底娜這邊來。仇老森那邊呢，是沒人敢取笑，他是不喜歡取笑的；就是在他跟前，衆人也不敢向伊多講話。伊願意不願意不必說，伊總覺得伊已在他的保護之下了。一切聾啞的人，都是多疑的，仇老森也是這樣：他們對他或伊笑一笑，他便要起疑。有一日午膳時候，一個管衣飾的婦人——泰

底娜的上峯——把泰底娜罵了一頓，罵得伊哭了。仇老森卽刻立起身，伸出蠻大的手放在管衣飾婦人的頭上，很兇惡的向伊瞧着，伊嚇昏了，把頭一直垂到桌上。這時大家一聲不響；仇老森纔又拿着瓢匙，喫他的菜湯。『看阿！這聾鬼這林裏的妖精！』這邊衆人纔低低的說，管衣飾婦人便立起身走進女僕房間裏去了。更有一次，仇老森瞧見客批頓——就是上面談話中講起的客批頓——和泰底娜低聲講話，講得太親近了些；他便向他做手勢，領他到了馬車棚內，在牆角拿起一根柴棒，向客批頓裝作欲打的樣子。客批頓雖沒被打，也已嚇得夠了。從此後沒一個人同泰底娜說一句話。仇老森雖做了這些，可是於他全不相干。那天管衣飾的婦人，垂頭喪氣的走進女僕房間裏，伊把報仇的計畫想得這麼巧：就是那一天，仇老森的粗暴行爲，傳到老太太耳邊了。可是這位古怪的老太太，祇笑了一笑，沒有別的，有幾時候，還要侮弄管衣飾的婦人，逼着伊重說他怎麼用着蠻大的手把你的頭彎下去；這樣的講過，到第二日，總是賞仇老森一個盧布。伊把他看作強健而又

忠實的管家，所以十分賞識他。仇老森雖是怕懼主人，可是也想主人給點恩惠；所以他正預備着請求主人把泰底娜嫁給他。他總管應許過給他一件新衣；他想祇要有了新衣，便可去見主人；却不防在這時候，他的主人忽然立意把泰底娜嫁給客批頓了。

現在讀者好想到高列賴和女主人交談之後他心裏的煩亂了。他坐在窗下想：『我們的太太寵愛着仇老森，仇老森是一定的了。』——（高列賴很知道這層情形，他看待仇老森很寬厚也是這緣故）——『但他總是一個不會說話的蠢物，我可不能在主人跟前說出仇老森引誘泰底娜的情形。況且眞的他是個很古怪的丈夫。但從他方面講呢，要是那惡鬼上帝恕我，一聽到他們要把泰底娜嫁給客批頓了，他一定會把屋子裏什麼東西都摔碎，快救我的魂靈他是沒道理可講的，因爲他是這麼的一個惡鬼；上帝恕我的罪，沒有人能制服他……救我的魂靈罷？』

客批頓進來打斷高列賴的思路。這荒蕩的鞋匠走了進來，兩手放在前面，向著

近門的牆壁的突角，很大意的踱進來，右脚跨過左脚的前面，抬一抬頭，彷彿是說：『你要什麼？』

高列賴對着客批頓看，把手指在窗檻上敲着。客批頓只把眼睛微微一斜，但並沒有輕蔑的神氣，不過露着牙齒，把手撫着四面矗起的頭髮說道：『阿，我進來了，你有什麼事嗎？』

高列賴說道：『你眞是一個討厭的東西！』停了一晌，又說道：『一個討厭的東西，決沒有錯的了。』

客批頓只是抽動著他的小肩胛。他心裏想道：『請問你可是比我好一些麼？』

高列賴盛氣似的說下去道：『你看看你自己，看看你自己身上還像個什麼呢？』

客批頓細細的察看他舊的破碎的外衣，和補綻過的褲子，並且在他快要爆裂的靴上，特別注意的看了一番，在那鞋頭裏他右脚很文雅的套着的一隻上，尤其注意。隨後他又把他的眼睛對着總管看，他說：『好麼？』高列賴說：『好？？好你還說

好麼？你的樣子活像那老惡鬼，上帝恕我這麼說罷，你委實是像的呵！』

客批頓很快的霎着眼。他自己又想道『你儘着辱駡我，你喜歡駡由你駡去罷。』

高列賴說：『你又在那裏喝過酒了，你又喝酒了，可不是麼？？喂過來，回答我！』

客批頓答說：『對的，我爲了身體虛弱，才去喝酒的。』

高列賴說：『爲了你身體虛弱！……恐怕他們太不管束你罷；而且你也曾在彼得堡做過學徒……你學得的本事眞不少呵！你不過白吃你的麵包罷了。』

客批頓說：『高列賴，安特來克，講到那件事，只有上帝可以判斷我，更沒有一個別的呢。他也知道我在這世界裏是怎樣的人，並且我是不是白吃着我的麵包。至於你所講的喝酒一層，上帝也不會責備我的；他使得我有這種嗜好；可是他便離開我了，當我……』

高列賴接着說：『當你倒在街上像一隻鵝的時候。唉！你眞是一個放蕩子！但這不是我要同你說的。我另外有幾樁事情告訴你。我們主人……』他講到這裏，停

了一分鐘又接下去說：『我們主人的主意，要給你成了親。你聽得麼？伊估量你娶了親，或者可以安分點。你懂得麼？』客批頓說：『我自然懂得的。』

高列賴說：『那就好。就是我也想著這麼辦，總可以把你變好些。但是……這是太太的主意。好麼？你願意麼？』

客批頓露着牙齒笑。他說：『高列賴，安特列克，娶親這件事，無論對於那一個，都是一件非常之好的事情；至於我呢，我自然是十分願意的。』

高列賴答道：『那很好，一個人自己說過願意的，一定可以算數的了。只是還有一件事』說到這裏他提高了聲音，『太太給你揀了的妻，却是個不湊巧的女子。』

客批頓說：『爲什麼呢，伊是誰，可以給我知道麼？』高列賴說：『就是泰底娜。』客批頓說：『泰底娜麼？』他睜着眼，從牆旁略略走開了點。高列賴說：『阿，你爲什麼這般模樣？難道你不中意伊麼？』客批頓說：『高列賴，安特來克，你說我不中意麼？伊可也够好了，一個勤於工作而且正派的女子……但是你自己總也很知道的，

那壞人那林裏的野人那山上的怪物他跟着伊你總知道……』總管用不耐煩的聲音，遏住他的話道：『夥伴，我知道，我全都知道的，但是那邊，你想……』客批頓說：『但是，高列賴，安特來克，我總得顧著我的性命呢！因爲他要殺我，上帝鑒臨，他要，他要抹殺我，和蒼蠅一般；因爲，他有一個很利害的拳頭——因爲，請你留心看着他有怎麼一個拳頭；因爲他不過有一個拳頭像米寧波柴克的。你看他是一個聾子，他打人的時候，自己並不聽見打得怎麼利害！他揮舞他的大拳，彷彿他睡着似的。而且沒有方法能平靜他，爲什麼呢？高列賴，安特來克，你自己總也知道的，他是一個聾子，而且又沒有靈氣，同我的脚跟一樣。因爲，他是一種野獸，一個偶像，高列賴，安特來克，而且他簡直是……一塊木頭；如今我要遭著他的毒手了，那怎麼好呢？這是一定的，我的性命快要完結了；我曾幹過放蕩行爲，曾忍受過十分委屈，曾被摔打著像瓦罐一樣，可是我終竟是一個人，不是箇不值錢的罐呢！』高列賴說：『我知道，我知道，你不用說開去了……』鞋匠很熱誠的繼續說道：『主，我

的上帝！末日在何時？何時，阿，上帝！我是一個苦惱的壞人，一個受著無盡磨難的苦惱的壞人！怎麼一個生活，怎麼一個生活我曾經過，來想一下子罷！當我年幼的時候，我做學徒，天天被德國人打；後來年稍長了，又被本國人打，現在年紀已成熟了，你看怎樣我又……』高列賴說：『呸！懦怯的東西！你為什麼為着這個說了這許多話？』客批頓說：『高列賴，安特來克，怎麼難道挨打我不該怕麼？就是一個紳士，他私下雖可以責我；可是當着衆人，依舊要同我說好話的，而且我終竟是一個人；但是你看，現在我和誰商量去呢？……』高列賴不耐煩似的打斷他的話說道：『不要說下去了，你幹你的事去罷。』客批頓才移轉身子，搖搖擺擺的走出去了。

高列賴在他後面喊着說：『然則要是你不為着他，你也應許麼？』客批頓答說：『我表明我是合意的。』說着，便出去了。他始終不會放棄美妙的辭令，甚至於在頂困難的地位。

總管在屋子裏要來踱去好些時候，才說道：『好，叫泰底那來。』

幾秒鐘之後泰庇娜輕輕的走上來了在門口站着伊用嬌脆的聲音說『高列賴，安特來克有什麼分付?』總管很注意的看著伊說：『阿，泰庇娜，你喜歡嫁人麼?太太已給你選了一個丈夫呢。』伊吞吞吐吐的說：『是，高列賴，安特來克。伊選定給我做丈夫的是誰呢?』高列賴說：『客批頓，那鞋匠。』泰庇娜說：『是，先生。』高列賴說：『他是個放蕩的人，這是的確的。可是太太把你嫁他，也正爲此呢。』『是，先生。』『只是還有一層困難……你知道那聾子，仇老森，他會看上了你。你看!怎麼你會迷着這樣的野人呵?但是你看，他將殺你，很像呢，他是這麼一個野人……』『他將殺我，高列賴，安特來克，他將殺我，一點不錯。』『殺你……阿，我們倒要看看此事的究竟。你說他將殺你是什麼意思?他有殺你的權利麼?你自己告訴我。』『高列賴，安特來克，我不知道到底有權利沒有。』『怎樣一個婦人呵!我想你總沒有應許了他……』『你要問我的到底是什麼呢?』總管靜了一回兒，高聲說：『你是一個柔順女子!阿，這是對的。我們將來還有話和你說，現在你出去罷。泰納寫，(泰庇娜的

呢稱）我想你決不會不從命令的，那是當然的。』秦底娜轉了身，對着門柱略略定了定神，便出去了。

總管心裏想道：『或者我們太太到了明日，把這件婚事全都忘却了，那麼我現在是白擔憂的了！至於那無禮的人，我們必得把他捆起來，倘若他竟那麼樣子，我們必得報告警察去，……』說到這裏他高聲喊他的妻道：『烏斯丁耶！快把紅茶燉起來，我的好寶貝……』這天秦底娜全日沒有走出洗衣房來。伊起初哭起來了，隨後揩去眼淚照舊的去作工。客批頓同他的朋友——一個面貌沉悶的人——逗遛在酒店，直至深夜；他對朋友詳細說著：怎樣他同一個紳士住在彼得堡長久了，那紳士很是正經，不過太嚴厲些；此外他還有個小小弱點，就是太喜歡喝酒，至於對女人呢，他並不顧忌什麼。他的沉悶的同伴只答應着『是。』末後他說他為了一樁事情，明天要去自殺了；於是他沉悶的同伴便說是睡覺的時候了。他們這才很肅靜的各自分散。

高列賴所料的第一着竟不會實現老太太心裏很記着客批頓的婚事甚至夜裏，和陪伴的人談的，也只有這件事，那陪伴的人專於夜裏伊睡不熟時，給伊遣悶，並像値夜班的車夫一般，白晝睡覺的。次日早晨，早茶後，高列賴到了伊跟前，報告家務時，伊開口就問道：『客批頓的婚事怎樣呢？一切進行都沒有錯麼？』他答說現在正在料理着；又說今天客批頓要過來謝太太的恩典呢。老太太這幾天身上不十分好，伊不能夠多料理事務。高列賴回到他自己的屋子，便召集了一個會議。這件事當然是要嚴重討論的。泰底娜方面當然是沒有什麼困難；可是客批頓却當着大衆宣言，說他只有一個頭顱可以失掉，沒有兩個三個……仇老森現出頑強的臉孔，向各人注視，兀自不動的在女僕室前的階上站着，彷彿正猜疑着此中總有幾種誤謬的計畫要對待他。他們會集了。其中有一個老廚子，綽號退爾叔，人家都很敬重他，很喜歡和他商量事情；雖則他們從他得到的結果只不過這幾句話：『這裏有一條好好的計策了！一定的，一定的，一定的！』

當下衆人因客批頓太慌張，擾亂安寧，使把他鎖在雜物間裏；隨後把這問題鄭重的考慮起來。用武力解決，當然是容易的。但是上天呵！這麼辦將惹起騷亂，女主人要不高興的——這很可怕！他們到底怎樣辦才好呢？他們想了又想，最後想出一個方法。他們曾經多時觀察，知道仇老森耐不住和喝酒的住在一塊……當他坐在門口，有幾個人走過跟前，喝醉了酒，脚步不穩，帽子側在一邊耳上，他常常做出憎惡的樣子，回身便走。他們議決了，教泰底娜裝做酒醉，搖搖擺擺的走過他跟前。那苦惱的女子拒絕多時，可是他們終於把伊勸服了；伊也見到要脫離伊的愛慕者，只有這條路。伊便去了。於是他們把客批頓從雜物間放了出來；因爲這件事總是於他有關的。那時仇老森正坐在門口石上，用鏈子在地上畫着……從每個壁角後面每處窗檽後面，許多人覷着眼看他……這條計的成功，居然出於預料之外。仇老森看見了泰底娜，他起初也同平常一般的點頭，發出恩愛的不清晰的聲音；隨後他細細的看着伊，丟了他的鏈，跳了起來，走上伊跟前，把他的臉緊接着

伊的臉……伊在恐慌之中，益發搖擺了，反閉了伊的眼……他用手臂抱住了伊，把伊飛旋着橫過道地，走進剛才會議的屋子，把伊推到客批頓的身上。泰底娜幾乎暈過去……仇老森站着，對着伊看，搖搖他的手，笑着，就重步出去，直到他的小閣裏，……以後的二十四個鐘頭裏，他沒有從這小閣裏走出一步。馬夫安得卡後來對人說，他從牆壁裏一道裂縫，看見仇老森，坐在牀上，他的面孔，伏在手裏。他時刻發着和緩單調的聲音；他謳著悲腔，就是閉着眼睛前後搖擺，又動盪着頭，好像御者船人唱哀歌時的模樣。安得卡見這情景很覺得忍不住，於是他就離開牆縫了。次日仇老森從小閣裏出來，他身上並無特別的變更可以看出。不過他似乎更加頹唐了，把泰底娜或客批頓一點也不睬着。那日晚上，他們兩人走到女主人的跟前謝了恩，一禮拜後，他們便結婚了。在那行婚禮的一天，仇老森的行動上也沒有什麼改變。不過那天他從河邊回來，沒有載了水，大約他已把桶在路上摔碎了。還有那晚，他在馬廐裏拚命的洗擦馬身，他的鐵拳，掣着馬腿，從這條到那條，把那

馬風吹草似的旋了起來。

以上這些所講的都是那年春天的事。那年過去了，在這一年中，客批頓變了個沒希望的醉漢，而且無論幹什麼，他都絕對沒有用處了，後來他同着新婦，坐了貨車，被遣到鄉下去了。在他起身的一天，他裝出變好的樣子，宣言他此後總要長住在家裏，無論他們叫我到那裏去，甚至於世界的末端；可是後來他失了主意，又混到無教育的人羣中去了：末後他竟弄得這般頹廢，甚至自己的帽也不會戴了。當客批頓起身的時候，一切都已準備好了，那些鄉民已把繮繩揑在他們的手裏了，只等着叫聲『上帝保佑』就要動身，仇老森那時從小閣裏出來，走上泰底娜的跟前，交給伊一條紅紗手帕，當做臨別贈品，這條手帕，他在一年前替伊買來的。泰底娜從前度着不幸的生活，並不覺得什麼，到那時想起前情，忽然制不住自己了：伊迸出眼淚，當伊在車裏坐下時，伊和仇老森接連接了三次吻，正像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他向伊示意，將伴伊直至城堡，並在伊車旁步行了一會兒。可是他到了

克里米溪，他忽然停住了，搖了搖他的手，便沿着溪邊走。

天色漸漸夜了。他兩眼看着水緩緩的走。忽地裏他看見近岸的泥潭裏，彷彿有什麽跳着。他俯下身子，見一隻小小的黑白相雜的狗。那狗雖百般用力，總跳不出水外；他把他瘦而且溼的小身子掙扎着，滑跌着，索索的抖着。仇老森細細看着那厄運的小狗，便用一隻手拾了起來，放在懷裏，大踏步急急的向家奔來。他走進他的小閣裏，把救起的狗放在他的牀上，用他的厚外衣蓋着，先跑到馬廐拾了稻草，再到廚房裏拿了一杯牛奶。他很當心的摺起那件外衣，鋪開稻草，把牛奶放在牀上。那可憐的小狗出世還不到三禮拜，他的眼睛也不過剛纔會開，——兩隻眼睛似乎有點大小；他不知道怎樣從碗裏舐食；只是抖着身子霎着眼睛。仇老森用兩個指頭提着他的頭，把他的小鼻子浸在牛奶裏。那狗忽然很貪饞的舐起來，嗅着，搖着身子，呼着氣。仇老森儘着伺候他，隨後忽地裏大笑起來……他通夜的服事他，替他蓋衣服，替他揩乾身子。最後他覺着很疲倦了，便在那狗旁邊，靜而且快樂

的睡熟了。

仇老森將護着他的小東西，就是做母親的養育孩子，恐怕也够不上他的當心。起初伊——因那狗後來看出是一隻雌狗——是很瘦弱而且醜，可是伊漸漸的強壯而且美觀起來，伊虧着伊的保護人的不懈的愛護，過了八個月的時候，伊竟變成了一隻很美麗的獵狗，長的耳朵，粗大捲旋的尾巴，很靈活的大眼睛。伊是專門依戀着仇老森的，永沒有離開他一碼以外的時候，伊時刻搖着尾巴跟了他走。他也給伊取一個名兒——凡啞巴都知道他們的不清晰的鼻音很足以使別人注意的。他便叫伊「唔唔」。屋裏面的僕人都喜歡伊，也叫伊「唔唔」。伊是很伶俐，同個個人都和好的，可是單單愛着仇老森。仇老森方面呢，是非常疼愛伊的，要是別人撫弄伊，他就老大不高興；還是他怕着別的事情呢，還是妒忌——上帝知道罷！伊常常早上弄醒他，掣着他的外衣；伊常常把馬繮在嘴裏啣着，替他牽來那匹載水的老馬，伊和那馬是很友愛的。伊常常鄭重似的同他到河邊去，伊常常管

理着他的掃帚和鐵鏟而且永不許誰走進他的小閣裏。他特地爲伊在小閣的門上挖了一個洞，伊似乎覺得只有在仇老森的小閣裏，伊才算得完全的女主人，眞正的在自己家裏；伊箭也似的奔了進去，伊常常現出一副很滿足的神氣在床上跳着。伊夜裏一直不睡；除非是有充足的原因，伊永不亂叫。伊並不像那些愚蠢的家狗，彎了前足蹲着，把鼻子在空中吸氣，從沉靜的中間，看見星就叫，常常總得接連的叫三回。伊從不這樣的！唔唔的淸脆細小的喉嚨，要是沒有什麼理由或是生人走過籬笆近旁，或是什麼地方有可疑的聲音，是永不出聲的……眞的，伊是一隻上上的管家狗。那院子裏還有別一隻狗，是一隻褐色斑點的褸色老狗，名叫華耳夫，但是他永不脫去練索，甚至在夜裏，也是這樣；而且他衰老到了這田地，也不盼望自由了。他常常盤起身子橫在狗舍裏，僅僅發出昏沈沈的，幾於無聲的叫，叫的時候很是直捷，彷彿他也自知那叫聲是無效果的。唔唔永不走進女主人的屋裏去；當仇老森掮了柴木走進上房去的時候，伊常常在後面停留着，在石步上很

不耐煩的等候他。只要門輕輕一響伊便豎起伊的耳朵，把頭左右旋着……

這樣的又是一年過去了，仇老森仍舊盡着他管門的責任，他對於他的命運很是滿意，可是忽然起了一件意外的事情……有一天是晴朗的夏天，那老太太同伊的一般隨僕在客堂裏走來走去，伊興致很好；伊笑着說趣話。伊的隨僕也跟着笑和說趣話，可是他們總覺得沒有特別的樂處。那些隨僕很不喜歡女主人有高興的時候，因為當伊興致好的時候，伊一定要人人都有同樣的興致，要是有一個人臉上沒有愉快的表示，伊就要發怒了。而且伊這種驟然的高興，是永不延長的，立時就會變成一副嚴厲沉悶的神色的。那天伊早上起身興頭很好。伊撮紙牌得了一張四內夫，那張牌是希望滿足的意義、(伊每天早上，常常以紙牌卜伊的命運。) 伊所喝的茶，似乎滋味特別甘美了，因此便把那司茶的女僕褒獎了一番賞給伊兩個辨士。那位太太在伊皺皮的嘴唇上現了一回甜蜜的微笑，在客堂裏踱着步，走到了窗口。窗外是一個花園，在正中的草地裏，一叢玫瑰花的下面，唔唔蹲

着很忙的齦骨頭。太太見了伊忙叫道『上帝賜福我們呵那是什麼狗』那侍僕被老太太一叫，便着了慌了；這種慌急的樣子，是處下屬地位的人的普通情形，那些人很不懂得當着上峯呼喊的時候，應該做出怎樣的表示。

那侍僕便抖着說：『我……不……不知道，我猜想這是那個啞子的狗。』太太打斷伊的話道：『這可不是一隻可愛的小狗嗎！吩咐他們把狗帶進來。他得了這隻狗好久嗎？怎麼我從前永沒有見過呢？……吩咐他們把這狗帶進來！』

侍僕立時奔進了廳裏，喊道：『孩子孩子！把唔唔立即帶進來！伊在花園裏。』太太聽着喊聲，說道：『那麼伊的名兒叫「唔唔」了；好一個出色的名兒呵！』侍僕進來和着說：『阿，極好，的確！趕快去，司得朋！』司得朋是一個身子結實的少年人，他的業務是供奔走，那時聽着叫喊，便急急的奔進花園，張着手想從住唔唔。可是伊從他的手指中間活潑地滑脫了。伊豎起尾巴，飛也似的逃到仇老森跟前，他那時正在廚房裏，揩淨水桶，把桶豎起翻下，像小孩子玩的鼓一般。司得朋在後面追趕

伊，在伊的主人足邊捉住了伊。可是這靈敏的狗不願意一個生人觸着伊身子，伊一個跳，就跑去了。仇老森看着這麼情形，微微一笑。末後司得朋站了起來，很是驚詫，急急的用記號給他解釋：女主人要把這隻狗帶進去。仇老森微微吃驚；他叫着唔唔，把伊拾了起來，遞給司得朋。司得朋把伊帶進客堂裏，在雕鏤的地版上把伊放下。老太太用很和善的聲音叫伊過去。唔唔在一生裏從末到過這麼宏麗的地方，那時很覺驚慌，伊向門一跳，可是善於奉承的司得朋把伊曳回了，伊便抖了，急急的過去，靠住牆壁蹲着。

太太說：『唔唔，唔唔，過來，到你主人這邊來！來！蠢東西……不要怕。』

那些侍僕重述伊的話道：『來！唔唔，到你主人跟前來，過來！』

唔唔很不安寧的四面望着，仍然不動。

老太太說：『拿點東西給伊吃，伊怎樣蠢呵！伊不要到伊主人跟前來。伊是怕什麼呢？』

一個僕人用怯弱和順的聲音壯着膽說：『伊還沒有和你貴人十分慣熟呢』。

司得朋帶了一碟牛奶進來放在唔唔前面。但是唔唔連牛奶一嗅也不嗅，仍然抖着，依舊四面看着。

太太說：『唉！你是怎麼一個蠢東西呵！』伊走到伊身邊，俯下身子，想去撫弄伊。但唔唔突然回轉頭，露出牙齒。太太急縮轉伊的手……

接着便是短時間的靜默。唔唔發了一種顫細的哀叫，彷彿伊會得訴苦和辨解似的……老太太怒着臉，回轉身子。那狗突兀的動作，把伊吃了一驚。

全屋子裏的侍僕都叫着說：『唉，伊不要齩了你麼？可有齩着麼？上天禁住伊呢！唉唉！』（唔唔一生裏從未齩過人。）

老太太變着聲音說：『帶伊出去，好壞的小狗！狗怎麼一隻狠毒的動物呵！』

隨後伊慢慢的轉了身，向內室裏去。侍僕們很畏縮的樣子，彼此相看。他們正將跟着伊去；可是伊停住了，冷冷的向他們定着眼看，對他們說：『這是爲什麼？我沒

有叫你們呢。』說着，便出去了。

侍僕們絕望似的對司得朋揮手。他抱起唔唔，立即奔出門外，把伊恰恰丟在仇老森的足旁。半小時後，屋子裏便非常之靜，老太太坐在沙發上，面色比起雷的雲還要黑些。

小小的事情——在你們看去——有時竟可以惹得誰也不得安寧！

那天晚上，太太怒氣冲冲；伊沒有和誰交談，也不要紙牌，伊過了一個很壞的夜。伊覺着他們給伊的香水，和往常所用的兩樣了。伊的枕頭有了肥皂氣息，伊教管衣服的女僕，把被褥遍嗅過來——伊眞是煩亂極了，整夜的轉輾反側，沒有交睫。

次日早上，伊比往常早一個鐘頭便吩咐他們把高列賴叫來。

高列賴慌忙跨進內室，心裏很是擔憂，女主人開始說道：『請你告訴我，那整夜在我們天井裏叫的是什麼狗？那狗弄得我不能安睡！』

他斷斷續續的說：『一隻狗，主人……什麼狗，主人……或者是那啞子的狗。』

『我不知道還是啞子的呢，還是誰的。只是他弄得我睡不熟。我奇怪我們養這許多狗做什麼！我要問你：我們有一隻管天井的狗，可不是嗎？』

『阿，是的，我們有的，是叫華耳夫。』

『好，那麼為什麼多養呢？我們要許多狗做什麼？這不過擾亂秩序罷了。屋子裏沒有管束——所以他們這般胡擾。而且啞子養了狗做什麼呢？誰允許他在我的天井裏養狗？昨天我在窗口望着見這狗在花園裏橫着；嘴裏拖了許多齷齪的東西進來，在那邊我還有玫瑰花種着呢……』說到這裏停止了。

『從今天起，把他攆出去……你聽得嗎？』

『是，主人。』

『今天！此刻你去！我下次再叫你，你聽你的報告。』

高列賴去了。

他走過客堂的時候，把一張桌上的叫人鈴移到別張上，這就算是維持秩序。他

輕輕的在客堂裏撳了撳鼻涕，便走進外廳。外廳裏一隻榻上是司得朋睡着，他的一副神氣彷彿是個戰場畫片裏的戰死兵士，他的兩腿伸出在大衣後面，那件大衣是當作毯子用的。總管把他一推，低聲教訓他一番計策。司得朋應着的聲音，是在笑聲與呵欠聲的中間。總管去了，司得朋起來着上外衣和鞋子，走了出去，站在石步上。不到五分鐘，仇老森來了，背上揹着一大綑木柴，那不分離的唔唔伴着他。(太太曾吩咐寢室和內室裏必得時時生着火爐，便在夏天也不能間斷) 仇老森斜轉身子，走到門口，用肩膀推開那門，同他的重負蹣跚進了屋子。唔唔和往常一樣，在後面停留着等候他。於是司得朋機會到了，驟然抓住伊，像老鷹抓住小鷄；把伊摜到地上，用兩臂把伊裏了起來。他甚至帽也沒有戴的，捧着伊跑出天井；飛也似的跑到市場。隨後他立時便尋得一個買主，他把一個先令賣給他，對他說至少總得把伊緊着一禮拜；於是他立時回來了。回來的時候，他飛也似的跑，向右面遶着天井，從後面一條街上，跳過籬笆，進去天井裏。他怕敢從大門進了，因爲恐怕碰

着仇老森。

然而他未免過慮，仇老森却沒有在天井裏。當仇老森出了屋子，他立時覺着唔唔走失了。他永不想到伊有忘了等候的事情，他於是跑上跑下，找尋伊，用他自己的方法叫伊……他奔上小閣，奔上堆草臺，跑到街上，這條路又是那條路……伊終於找不着！他轉身向別的僕役，做出頂失望的手勢，問他們可曾見伊，指示伊離地上的高度，用手形容伊的模樣……他們有幾個委實不知唔唔的下落，只是搖搖頭，有幾個是知道的，便對着他嘻嘻的笑，當作應答。那時候總管做出很嚴重的神氣，開始呵責馬夫們。於是仇老森出了天井，向右奔去。

他回來的時候天已暗了。從他疲乏的面色，不健全的脚步和塵污的衣服看去，也許猜想他已跑了一半莫斯科了。他默默的對着女主人屋子裏的窗口站了一會，做出找東西的樣子，向石步看，那邊正有一羣家僕聚集着。隨後他轉身去了，重又發出他不清晰的聲音叫着『唔唔。』唔唔沒有答應。於是他去了。人人在後面

看他，可是沒一個微笑或說一句話。到了次日早上，那饒舌的馬夫安得卡在廚房報告，說那啞子呻吟了全夜。

第二日仇老森整天沒有出來，這樣，他們不得不差馬夫波達替着他載水，那馬夫對於這事當然是不很願意。太太問高列賴伊的吩咐，可有遵辦。高列賴答說已遵辦了。次日早上，仇老森從小閣裏出來，從事他的工作。隨後他進來吃午飯，吃罷，又出去了，沒有向誰招呼一聲。他的臉色，向來是頑強呆板，——凡聾啞皆是這樣的，——如今似乎變成石頭般了。午膳後，他又出天井去，可是不久他就回來了，一直走上堆草閣。夜色來了，是一個晴明的月夜。仇老森橫在草堆上面，很重的呼吸着，不絕的左右轉側。忽地裏他覺得有什麼拉着他的外衣的下截。他吃了一驚，可是沒有豎起他的頭，倒把眼睛閉得更緊了。然而又是一回拉，比前更加利害；他便跳了起來……在他的面前，是唔唔，伊頸上圍着繩索的一頭，伊旋着身子轉着頭。一種愉快的延長的叫聲，從他不會說話的聲帶裏衝了出來。他捉起唔唔，在兩臂

膀間緊緊的抱住。伊舐着他的鼻子，眼睛，髭鬚，頃刻間都舐遍了……他略略站起，想了片刻，便從堆草間很當心的爬了下來，四面一望，沒有人看見。他心裏很是滿意。他很平安的到了小閣。仇老森前曾猜想他的狗總不會自己走失，一定因女主人的命令拿去了；奴僕們前曾用手勢對他解說他的唔唔會把伊咬過。所以他現在決定了用他自己的計策。他先把一塊麵包餵了伊，抱了一會，把伊放在牀上；隨後他默默地想着，費了一個整夜，儘着思量怎樣把伊藏過，才是最妥。最後他決定了：日裏把伊留在小閣裏，他不過時刻去看伊；夜裏才帶伊出來。他把門上的洞用舊外衣塞住，次日早上，天還沒亮，他已在天井裏了，彷彿他一點沒有經過什麼似的，甚至——眞率的詐人呵！——他仍是一副憂悶的臉孔。唔唔很能體會主人意旨，怕泄漏風聲，也不叫號；可是實際上，屋子裏人人卻都立時知道啞子的狗已回來了，但因爲同情於他和伊，而且也許一半因爲怕他，他們也就不讓他知道他們已發見秘密。總管搔着頭，失望似的搖着手，彷彿是說：「好！好！上帝施恩給他！只要

女主人別得知呵！』

可是那啞子從未顯示過這麼大的力量像那一天。他把全個天井收拾得乾乾淨淨，用自己的手把雜草拔得一根不剩，他又把撐住花園籬笆的椿子，根根都搖過來，試試穀堅固沒有，便不假幫助的把那些椿子都推進泥裏去。總之他工作得這樣出力，甚至女主人也注意他的熱心。在這日中間，——仇老森兩次偷偷的進去看他的囚徒。到了夜間，他同着伊在小閣裏橫下睡覺，只在夜裏兩點鐘，他才帶伊出來至新鮮空氣裏轉一趟。他同着伊在天井裏走了好些時候，才轉身回來，忽然聽見一種綷縩的聲音，在靠後街的籬笆後面。——唔唔聳起耳朵，嗚嗚叫着——走到籬邊，嗅了一嗅，便尖銳而且響亮的大叫起來。因爲籬外幾個醉漢想着夜裏在籬下安身倒很適合。恰當那時，老太太正發過『神經抽痛，』睡得很熟，這種抽痛，在晚飯過飽後，伊是時常發作的。驟然的狗叫聲驚醒伊：伊的心跳着痛着，便暈去了。伊呻吟着說：『女孩子，女孩子！』那受嚇的女僕們跑進伊的寢室。伊在抽痛的中間

揮着手對他們說：『阿阿，我快要死了！』又起來了，那狗又……阿，請醫生去，我快要死了，……狗，狗，又！阿！』於是伊把頭向後一仰，這常常是一種急暈的表示。他們飛奔着去請醫生，就是家醫哈立頓。這位醫生精於脈案，他的全然資格，就在穿軟底靴。他在二十四點鐘裏，常常要睡十四個鐘頭，剩下的時候，他時時嘆氣，並時時替老太太配合藥水。那時候這位醫生立時跑上來，用燒着的烏毛燻那屋子，見老太太張開眼睛，便立時端上一面銀盤，上面擺着一杯名貴的藥水。老太太喝了藥水，便又開始帶着眼淚訴怨那狗，高列賴，和伊的命運；宣告伊是一個苦命的老女人，人人都棄絕伊，無人憐着伊，人人願望伊死。同時不幸運的唔唔繼續叫着，仇老森無法使伊離了籬笆。『那邊……那邊……又是！』老太太呻吟着說，重又翻轉眼白。醫生低聲對一個女僕說了一番話。伊跑進外廳，搖醒司得朋，他跑去喚醒高列賴，高列賴火急的吩咐着全屋子裏的人都起來。

仇老森轉頭四望，看見亮光和黑影在窗子裏動着，心裏便起了一種麻煩事情

將至的靈感，於是抱起唔唔，跑進小閣，把自己關在裏面。幾分鐘後，五個人便來追門，可是覺着有門抵住，也就停住了。高列賴在恐怖的心境裏，跑了上來，吩咐他們都在那邊等着，一直伺候到天明。於是他又跑到女僕室，他經過一個老女僕立波，立別瑪拉——他因伊的幫忙，常常去偷茶葉糖和別種什物在帳上舞弊——的轉達，傳話給女主人，說那狗不幸又從別地回來了，明天就要把伊殺死，請女主人別發怒，別記念這件事。老太太或者也不會立時就安靜，但醫生因爲着忙，把原定十二滴的藥水，給伊吃了足足的四十滴。強烈的安神藥水起作用了，不到一刻鐘老太太便平安而且酣熟的睡去。那時候，仇老森臉色蒼白的，橫在他的牀上，把唔唔的嘴巴緊緊的揑住。

次日早上，太太遲遲醒來。高列賴等候着，直至伊醒，可以發出最後攻擊仇老森的堡砦的命令，而且他又準備着自己去迎合可怖的怒潮。可是怒潮沒有起來。老太太橫在牀裏，叫最年長的侍僕過去。

伊用低弱的聲音開始說：『立波，立別瑪拉』——伊喜歡玩弄下屬的僕人；不必說，屋子裏人人當這種時候都是極端的不舒適了，——『立波，立別瑪拉，你看看我的地位；去，親愛的，到高列賴，安特來克那邊，對他說幾句話。他可眞能爲着他主人的安寧和生命，捉到那惡狗麼？我想起了這樣，實在忍受不住。』伊又現出一副感觸深長的神情，接着說：『去，親愛的；做點好事罷，替我到高列賴，安特來克那邊去。』

立波立別瑪拉走到高列賴的屋子裏。他們中間經過什麼談話沒有知道，但過了一刻，有一大羣人橫過天井，向仇老森的小閣去。高利賴在前行走，他的手按住他的帽，雖則那時也沒有風。走僕和廚子緊跟着他；退爾叔父在窗口向外望着，指導計策，——這不過搖搖他的手。後面一羣小孩子奔跳着；其中一半是外面的人，因見人多跑上來的。在到小閣的狹樓梯上，坐着一個守衛；門口又站着兩個帶木棍的。他們開始登着扶梯，把扶梯全行堵住了。高列賴先走到門前，用拳敲着，喊道：

『開門』

一種悶住的狗叫聲，是聽得的，可是沒有回答。

他重說道：『我叫你開門。』

司得朋從下面看着說：『高列賴，安特來克他是聾子，你知道——他聽不見的。』

他們都笑了。

高列賴從上面接應着說：『我們怎麼好呢？』

司得朋答說：『有什麼難呢，門上有一個洞，你可以插進棍子，在裏面搖着。』

高列賴俯下。

『他用衣裳，或什麼東西把洞塞着。』

『好，你把衣裳推進去。』

在這時候一種悶着的狗叫聲，又聽到了。

人羣中有人說：『你看，看——伊向自己講話呢。』

他們又笑了。

高列賴搔他的耳朵。

最後他應着說：『不，夥伴，要是你喜歡，你來把衣裳撥進去罷。』

『好，讓我來撥。』

於是司得朋爬上去，拿了棍子，推進外衣，便在洞裏把棍子撥動着，說道：『出來，出來！』他儘着撥動棍子，忽然小閣的門，推了開來；全羣人都立時紛紛奔下，高列賴最居先。退爾叔父關了窗子。

高列賴從天井裏喊道：『來，來，來，當心你們自己。』仇老森一點不動，站在他的門口。那羣人在梯腳攢聚着。仇老森撐着臂膀，向下看着那些着德國大衣的可憐動物：他穿着一件鄉人的紅色短衣，宛然一個巨人站在他們前面。高列賴走上了一步。

他說：『當心，夥伴，別妄動。』

隨後他用手勢對他講解，說女主人定要得到他的狗；說他必得立時交給過去，不然他可要更壞了。

仇老森對着他看，指了指狗，做出一種動作，用手繞着項頸，彷彿他正抽緊一個活結，隨後像探問似的向總管瞟了一眼。

總管點着頭說：『是，是，正是這樣。』

仇老森斜下眼睛，隨後忽然跳起來，指着唔唔，伊始終站在他的身旁，很天眞的搖搖尾巴，很靈敏的聳起耳朵。隨後他重又裝着絞勒的動作，繞了繞頭頸，於是做手勢似的敲敲自己的胸窩，彷彿報告他自己要幹殺唔唔的工作。

高列賴搖手應着說：『你可是欺騙我們？』

仇老森對着他看，輕蔑似的微笑，又敲着自己胸窩，隨後砰的把門關了。

他們都默默的彼此相看。

高列賴說：『那是什麼意思，他關進了他自己？』

司得朋勸說：『高列賴，安特來克，由他去罷，要是他應許了，他總去幹的。他像那些，你曉得……他應許了就可算數了。他不像我們當中別的那麼的。他說眞便是眞。是的，一定的。

他們都點着頭，重覆說：『是，是的——正是這樣——是的。』

退爾叔父開了他的窗，他也說：『是的。』

高列賴應着說：『阿，也許這樣，我們且看着。但是無論如何，我們總不能撤去守衞，你在這裏守着，歐洛什卡！』他招呼一個穿黃色紫布外衣的窮漢，那漢子打算將來做個園丁的：『你有什麼幹麼？拿一根棍子，坐在此地，倘有什麼事情遇着，立時跑到我這裏來！』

歐洛什卡拿了一根棍子，在扶梯底級上坐下。人羣散了，只剩着幾個好事的小孩子。那時高列賴回家去了，叫立波立別瑪拉傳話給女主人，說一切都準備好了，只要臨時着馬夫叫一個警察來。老太太把伊的手帕打了一個結，灑上了幾滴香

水，嗅了一嗅，把那手帕揩着伊的太陽穴，又喝了幾口茶，隨後因安眠藥水的藥性還沒有除，又睡去了。

一個鐘頭後，小閣門開了，仇老森出來了。他穿着他頂好的外衣，用一根繩牽着唔唔。歐洛什卡避在一邊，讓他過去。仇老森走到大門口。天井裏一般小孩子都悄悄的看着他。他連頭也不轉；祇走到街心把帽戴上。高列賴着歐洛什卡跟他去，當一個偵探看守他。歐洛什卡遠遠的看見他帶着狗走進一家飯店，便等候他再出來。

仇老森在飯店裏，很是熟識，他的手勢，店裏人都懂的。他叫了一碟裏面有肉的菜羹，然後坐下，把臂膀放在桌上。唔唔站在他的椅旁，伊靈活的眼睛靜靜的對着他看。伊的毛很是光滑；人就可以看出伊是剛才梳過的。他們給仇老森端上菜羹。他揉碎麪包，浸到羹裏，把肉割成小塊，把碟子放在地上。唔唔照平常斯文的吃法吃了，伊的小嘴只微微觸着食物。仇老森看着他好些時候，兩顆大眼淚忽的從他

的眼裏滾了下來；一顆落到那狗頷上，還有一顆落進羹裏。他用手遮了他的臉。唔唔吃了半碟舔舔嘴唇走開了。仇老森起來，付了羹錢，走了出去，後面店倌很疑惑似的看着。歐洛什卡看見仇老森，忙躲在牆角，讓他走在前頭，便在後跟住他。

仇老森慢慢的走，仍用繩牽着唔唔。他到了轉角上，便靜靜的站住，彷彿回想什麼似的；忽然急步向克里米溪走去。路上他走進一家房子的天井，那邊正造着屋，他便拿去兩塊瓦甎挾在臂下。走到溪邊，他便轉身沿着岸過去，到了一塊地方，有兩隻小搖船在樁上繫住，（他從前曾注意到這些船）他便同着唔唔跳進了其中一隻。一個跛足的老人從菜園角一間庇屋裏走了出來，在他的後面喊着。但仇老森不過點着頭，便很猛力的搖了起來，雖是逆流，頃刻便衝到了二百碼外了。老人站了一响，左右手交換搔着背便跛着脚回到庇屋裏去了。

仇老森撐了上而又上。莫斯科立時留在後面了。無數草地在河岸菜園廣場矮樹的四邊鋪着；鄉間茅屋漸漸現出了。鄉間的幽香起來了。他丟下櫓子，俯了頭接

近唔唔，伊正向着他很伶俐的歪斜的坐着——船底滿積着水——一點也不動。他大力的手便捉住了伊的背，同時那船被向着城市的急流衝回去。末後仇老森急急的舉起身子，臉上現出一種怒色，他把拿來的那塊甎，用那根繩繫住，打了一個活結，套在唔唔頸上，提起伊向河面丟去，對着伊最後的看了一看……伊很忠信的看着他，一點沒有怕，很顫弱的搖搖尾巴。他回轉頭皺着眉絞着手……仇老森沒有什麼聽見，既不聽得落下時尖利的哀叫，又不聽得水的大濺聲。頂喧鬧的日子對於他是一無聲響，而且沉靜得比我們對於頂靜的夜還靜。當他第二回睜開眼，小波沫在河面急急滾着，彼此追着；當那些波沫還沒有衝到船邊，只見後面遠遠的水圈兒擴大起來，直到河岸。

當歐洛什卡看不出仇老森的時候，他立時回了家報告他所見的。

司得朋說：『好，他要沉死伊。如今我們對於這件事可安心了。要是他一次應許了一件事……』

在日間沒有人看見仇老森。他沒有在家吃午飯。夜色來了，他們都聚攏來吃晚飯，只缺了他。

一個肥胖的洗衣女僕尖聲說：『仇老森是怎麽一個怪人！猜着他也和狗一樣投了水……依我說！』

司得朋用匙刮着粥忽然叫道：『但是仇老森已到了這裏。』

『怎麽？那時？』

『二點鐘以前。是的，確實的！我在大門口碰着他；他正要再出去；他從天井裏過來。我待問他他的狗，但是他樣子很不高興，我可以看出來。阿，他把我一推；我想他不過叫我走開，彷彿說：「走，讓我過來！」可是他在我頸上這麽的一拍，有這樣利害——噯唷噯唷！』司得朋忍不住笑，聳起肩胛，摩摩頭的後部。他接下說：『是的，他打了一拳頭；這好像是一個拳頭，那不會錯的！』

他們都對着司得朋笑，吃過晚飯，他們分開了睡覺去。

同時——恰當這時候——一個魁偉的人物，肩上背着一隻袋，手裏執着一根杖，沿着大路，切心而且堅毅的走去。這就是仇老森。他急急的走路，沒有四顧；急急的向家去，到他的本村，到他的本鄉。在可憐的唔唔沉了之後，他會跑回小閣，急急用一塊舊的馬衣包了一點東西，束了起來成爲一團，投在肩上，這樣算是預備好了。當他來莫斯科的時候，他會很當心的留意着路；他的本村，不過離開大路二十哩。他沿着路走，心裏存着一種無敵的目的，一種冒險的而且同時夾着愉快的決心。他走着，他的肩胛向着後，他的胸部挺了起來；他的眼在前面很切心的定睛直看。他急急的走，彷彿他老母在家等候他，彷彿伊叫他到跟前，在漂流異域長久後。夏天的夜，那時正起來了，靜而且熱。這一邊，太陽已落了，地平線上還有光，並且被隱去的日間最末的光線映照着；那一邊青灰的暮色已經起來了。夜從那方向起來。鶻鶉盤百隻的飛旋着；老鴉在樹叢裏彼此叫喚着……仇老森聽不見這些；他又聽不見路旁樹林清細的夜嘯，但他嗅到了慣熟的麥香，這些麥正從暗黑黑的

田裏打下，他覺着風從前面吹來——從家鄉吹來的風——很親密的打着他的臉，飄動他的髮和鬚。他見着白白的路向家鄉去，箭一般直。他見着天裏無數的星，照着他的路，便像獅子似的有力而且大膽的走去。所以當初升的玫瑰色的太陽光線射在還很壯健還沒疲倦的行人身上時，他和莫斯科已隔開三十哩路了。

在兩日以內他已經到家裏了。他走進他的小草舍裏裏面住着的一個兵士的妻，見了他大喫一驚。他在聖像前面禱告過了，立即走到村長那邊。村長起初很是詫異，但割稻的時期已開始了，仇老森是個頭等的割稻人，所以他們立即給他一把鐮子，於是他照舊的去割稻，割得這麼有力，甚至他們見了他割稻和堆草的情景個個都很驚異……

在莫斯科那邊，當仇老森逃走的第二天，他們尋不見他。他們跑到他的小閣子裏，搜檢了一遍，便去報告高列賴，高列賴過來，看了一看，聳一聳肩胛，便斷定這聾子不是逃走定是同那愚蠢的狗一起溺在河裏了。他們便去報告警察，去報告太

太。老太太氣得流淚，吩咐他們無論怎樣必得把他找來，而且聲明伊不會叫他們把這狗處死。這麼一來，把高列賴罵得無法可施，整日的搖頭，低聲說：『唉！』後來還是退爾叔和他表同情，也說了聲『唉－唉！』終於仇老森住在鄉下的消息報到了。老太太這纔平靜了些；起初伊發命令叫人趕快把他帶回莫斯科來；但後來呢，伊又說這種忘恩負義的畜生於伊全沒用處了。這件事過後伊不久便去世。伊子孫不曾想到仇老森，別的奴僕呢，都准他們年年繳付租錢回復他們的自由。

仇老森仍舊活着，一個冷靜的人住在冷靜的草舍裏。他和從前一樣的強健，和從前一樣的做四個人的工作，和從前一樣的嚴重而且正直。但他的鄰居看出自從他從莫斯科回來後，完全和婦女斷絕交際；甚至永不向婦女們瞧看，而且永不養過一隻狗。那些農人說：『雖是這樣，但他能夠不和女人合住，實在好算是他的運氣；至於狗呢——他要狗做什麼用呀？你想總不會有偷兒走進他的天井裏偷錢去的！』這樣就是這聾子大力氣的聲名。

聖誕樹前的貧孩子

陀斯妥以夫斯基 著
仲持 譯

我是個小說家，我相信我創造了一段故事。爲甚我確實知道我創造了這故事，却說『我相信』呢？但是我總不能免去這意思：就是這個故事眞的是在什麼地方怎樣一個聖誕日的前晚，一個大大的城裏，一個冷的可怕的日子發生的。我想我還能够看見那孩子，一個很小的孩子，差不多是六歲，或者還要小些。這孩子，一天早晨，在一個又冷又潮溼的地室裏醒了轉來。他穿上了一種輕薄寬鬆的外衣，便發起抖來。他的氣息從嘴裏出來，同白的水氣一樣，他坐在一只木箱的角上，噴出這種水氣，看着他消散，這樣的尋着玩意。但是他很餓了。他從大清早起，好幾次走到榻旁，榻上是一張比大餅厚的不多的席子，同着代替枕頭的一綑東西，這上

面躺着他的病的母親。她怎麽來到這里呢?也許是同着她的孩子從一個鄉鎮上過來,便驟然的害起病來了。那個分租餘屋給住戶的主婦,兩天之前被拿到警署裏去了;住戶們走散了,只有一個留下,那人喝醉了和死去一般的睡着已有二十四點鐘了,他恍惚預先過着節日哩。在別個角落裏,躺着一個生風溼病的八十歲的老婦,她從前也做過孩子們的乳母,現在是快要死了,孤苦而且悲寂,向孩子呻吟着,咕嚕着,弄的他怕敢走近她的那角落了。他在廳子裏什麽地方找到了可喝的水,可是麵包屑却一點也找不到。他竭力的想呼醒他的母親,大約有十遍了。他最後在暗黑裏覺得奇異起來;夜上來了長遠了,却誰也得不到一點光。他摸他母親的臉,詫異她爲甚總是不動,而且牆壁一般的冷。但那時候,那邊很是冷,他沉思,站了一會,忘着將他的手從死的女人的肩上移開了,隨後在他的小手指上呵氣,呵暖那些手指,而且一個突然的衝動之後,在榻上摸索了他的破爛的帽子,便輕輕的摸出了路到街上去了。他原要走的更快些,可是怕那樓上的大狗,那狗是在

一個鄰居的門外整天嗥着的現在狗是去了，他纔到了街上了。

我的，怎麼一個城子呵！他從未見過這樣的東西。那邊他所從來的地方，夜色是漆黑了：全街只有一盞燈。低小的木的房屋都關上了窗戶了；黃昏一到，街上便荒涼了。沒有一個人人們都關進在家裏了，只有狗的隊——幾百幾千的狗——整夜的咆哮吠叫。但是他在那里，本來是暖熱的，本來有足夠的東西喫，當那里……主呵！只要他能夠得到一點東西喫呵！而且怎樣的喧擾和轟聲呵！怎樣閃耀的光呵！怎樣多的人羣呵！……馬，馬車……而且冷呵冷呵！冷結的水氣從辛勞的馬的噴熱氣的嘴鼻裏出來，成了一片雲；經過柔軟的雪，馬車擊着石路的聲音是聽得的，而且那邊有這樣的馳驅奔騰……而且，阿，主呵！他這樣的要吃，只消一點東西呵！……而且他的小手指痛起來哩。一個警官走過他的身旁，便轉身去了，像是沒看見這孩子的樣子。

現在呢——別一條街道。這樣一條闊的！這里他們一定要踏死他哩！這許多人

怎樣的跑趕，而且喊呵！而且這光——這樣多的光呵，而且，阿，這是什麼？一個窗罷。這樣一塊大玻璃呵！而且在玻璃後面——一間屋子。而且在屋子裏——一棵樹，這樣高，——直到承塵。這是一棵聖誕樹，上面是這麼一大堆的小火焰，鍍金紙，和苹果，周圍都是小傀儡，小馬；屋子裏滿是小孩子們——，跑着，跳着，笑着，而且吃喝着東西。現在一個小女孩子同一個小男孩子跳舞起來了，——這麼個美麗的小女兒呵！而且那邊奏着音樂，你能夠透過玻璃聽得哩。當這小孩子在街上張望時，他也笑了；可是他脚上的趾頭，也酸痛起來了，至於他的手指，是十分紅的了；他不能彎曲他們，動一動就要痛了。忽然間他記得他的手指都是這樣的受傷了，他便哭叫起來，更跑了一段路。但是那邊又有一個玻璃窗，這後面一間屋子，屋子裏便是樹木那邊却有着桌子，桌子上，糕餅——各樣的糕餅——紅的，黃的，帶著杏仁的；而且四個盛裝的婦人坐在那里，分散糕餅給所有到屋子裏來的人；差不多每分鐘，都開門，衆人進來又出去。這小孩子偸偸的走到那門，急速的把門開了，便走

了進去。阿，親愛的，他們怎樣的向他叫喊揮手呵！一個婦人急忙向他過來，丟了一個銅幣到他的手裏，親自給他開了門。他是何等的驚嚇呵！於是他落了銅幣，那銅幣叮的一聲滚下了石步：他不能夠屈他木僵的紅的手指，去抓住那個銅幣。他儘快的跑，連跑到那里去他自己也不知道了。他覺得彷彿要哭，但他太是吃驚，只能跑；當他跑時，他在手上呵氣取煖。他覺得眞奇異，眞孤獨又眞悽苦。忽然間……阿，主呵，現在這是什麼呢？一堆漂亮的人在一個窗前站着；在窗上，玻璃的後面，是三個傀儡，穿著紅的綠的衣服，看去彷彿是活的！一個老人坐在那里，弄着很大的胡琴般的一件東西，又有兩個站在他的旁邊，弄着小的胡琴；他們彼此相看，時時點着頭動着唇；他們講着話哩，却是聽不出那些話，因爲玻璃在中間哩。這孩子起初想他們眞是活的，後來他十分確定他們是傀儡時，他便大聲的笑了。他從未見過這樣傀儡，從未想像過能夠有這樣的哩！他想要哭，却是不由的笑——那傀儡眞是很，很有趣呢！這時候，他覺得有人從後面抓住了他：一個頑劣的大孩子，站在

旁邊，用手在他頭上重重的打他，扔去了他的帽子，又從下面踢他。這小朋友在地上打起滾來了；衆人呼喊詈罵他嚇昏了，不知怎樣的扒了起來，便發狂似的跑了，直至半失知覺的，他跳進了一個門口，便見自己在一個大院子裏了，那邊他在一個柴堆後面屈倒身子；他覺得在那里很平安，天暗了，『他們』不會找着他了。

他靜坐着，將身子縮的很小，嚇的呼吸不得。忽然的，眞忽然的！他覺得很舒服了；手和脚住了痛了，他覺得彷彿他坐在火爐旁邊一般的暖熱了。他一跳，挺了挺身子；怎的，他只缺少睡眠哩！睡在這里當是何等甜適。『我要在這里休息一會，再看傀儡去』這孩子心裏想，便自己微笑，說道『正像他們是活的。』這時候，他似乎聽得他母親給他唱着，如往常唱的樣子。『母親，我睡了；睡在這里，眞甜適呵！』

『到這里來；來到我的聖誕樹這里來，孩子！』一個溫和的聲音，很近的低聲說着。

他起初想這是他母親；可是不然。這時候誰叫他呢？他不能看見；但有人向他俯下，一隻臂膀暗中摟住他。他張開手……看呵！何等的明亮呵！何等輝煌的光呵！……

……阿怎麼一棵樹呵！但是不，這不是一棵樹；他從未見過這樣樹……然而他究在那里呢？到處是光亮和閃耀，而且很多很多的小傀儡圍繞着他……但是不呵！他們不是傀儡；這些都是小孩子和小女孩子，眞美麗，眞快樂，有的跳舞着，有的奔跑着，他們都擠住他和他接吻；當他定睛看時，他的母親也在那里，望着他喜悅的笑。

『嬷嬷，嬷嬷！阿這里何等好呵！』他嚷着，重又和周圍的孩子們接了吻，想要立刻告訴他們玻璃後面的傀儡；却反問着他們：『你們是誰，小孩子們？你們是誰，小女孩子們？』於是笑着，愛着他們一切人。『這是基督聖誕樹，』他們回答他。『在這天基督常常爲那些在下邊沒有自己的樹的小孩們特地備了一棵樹……』

於是他領悟了這些小男孩子和小女孩子都是同他自己一樣的孩子，都是有的盛在籃子裏——擺在扶梯後面公署的門口——凍的死了；有的死在草棚裏，他們是從育嬰堂裏送到那里去的。有的餓死在他們母親的乾涸的胸頭；或者窒死在鐵路三等車上混濁的空氣裏。現在呢，這里他們都是天使，基督的賓客；他自

己是在他們的中間，向他們張開手，祝福他們和他們苦惱有罪的母親。而且這些孩子們的母親也站在那里，略離開些，哭着；每人知道她自己的男孩子和女孩子；孩子們向她們奔上去，和她們接吻，用他們的手指她們的眼淚，央求她們不要哭，因爲他們孩子們，在這里眞是幸福……後來呢，那聖誕日的早晨，在一個院子裏，發見了一個小孩子的屍體，他是從街上跑進來的，躲在柴堆的背後，便凍死在那里。他的母親也尋得了。她在他之前早死了；他們會合在上帝的天國裏……

在世界上，什麼使我創造這故事，而且還寫在我這本正經的日記裏呢，這日記是只記眞的事情和時事的呵？……但你看，我不能不這樣想，這些事都是眞會得有的，……我的意思就是發生在地室和柴堆後面的那些事。至於基督的聖誕樹，以及那邊的一切事是眞有的不是，我却不能確實的告訴你了。但我是個小說家，小說家的職務，也止在創造罷了。

作家傳略

布雪金(1799—1837)

布雪金(Alexander Sergyeyevitch Püshkin)是近代俄國國民文學之父,也是俄國最大的詩人。生於一七九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他父親藏書很多,幼時他的保母又時常把通俗的故事歌謠講給他聽,所以從小便養成一種文學趣味。在大學畢業後,漫遊四方,足跡踏遍俄羅斯全境。不幸到了一八三七年一月,因爲和一個法國人決鬬,受傷而死,那時他還不過三十八歲。

布雪金的思想起先是受法國十八世紀文學的影響,後來又受十九世紀初頭歐洲浪漫思潮的影響。他把俄國的散文詩,韻文詩大加改革,獨創一種新的體裁,使詩歌和社會生活互相接觸。俄國文學得從模倣進於創造,全是他的力量。他雖

是俄國最大的浪漫詩人，但對於現實的社會很能夠下痛切的批評，所以說他是寫實作家亦不為過。(其實俄國作家幾乎沒一個不好算是寫實派。)他的著作最著名的有"Russian and Lyudmila,""The Prisoner of Caucasus,""The Rubber Brother,"這三種是詩。"The Captain's Daughter,""Tales of Byelkin"這兩種是小說。

都介涅夫(1818—1883)

都介涅夫(Ivan Turgeniev)和陀斯妥以夫斯基，託爾斯泰為十九世紀俄國最著名的三大文豪，影響於俄國民族都非常偉大。都介涅夫生於莫斯科近郊的一個富室裏，其父為大佐，性嚴厲，母性亦冷酷，故都介涅夫幼年在家庭中殊少生趣。二十歲時去國，到德國柏林大學治哲學。畢業後在俄政府當小官僚。一八四一年出版第一部詩集。到一八四六年獵人日記出版，使在文學界著名。一八五六

年因撰文弔顧谷爾(Gogol)爲政府所忌放逐回鄉。刑滿後再赴法蘭西，和法國文壇名人交游，終其身以巴黎爲其第二之故鄉。

都介涅夫頗受西歐思想的影響，但他同時又是個俄國的鄉土文學家。他的畢生傑作是長篇小說路丁，貴族之家，前夜，父與子，烟，處女地，短篇小說春潮，唔唔等。而父與子描寫新舊思想的衝突，尤爲舉世所傳誦。

陀斯妥以夫斯基(1821—1881)

陀斯妥以夫斯基(Fiodor Dostoyévsky)於一八二一年生於莫斯科，父爲病院醫官，其母是商人的女兒。從幼年到十二歲，與兄弟同受很好的教育。後又入俄京陸軍工科大學，畢業後任爲少尉。他的文學生涯便從這時開始了。一八四六年發表處女作苦人，大受當時批評家白林斯基的讚賞，他的文名鵲起。以後在雜志報章時有著作發表。一八四九年因犯政治革命嫌疑，被捕流放西伯利亞，作了四

年苦工，始得回俄經營新聞事業，但仍以貧病終其一生。他的傑作有罪與罰，白癡，死人之家，加拉瑪曹夫兄弟等，都是長篇的寫實小說。

Modern Russian Short Stories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初版

(東方文庫)近代俄國小說集五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三七一四張

